朝野彙言 七

廿八

人事門

學問

孝友

制行

德量

膽量

識慮

鑑識

淸儉

奢侈

辭受
高士
豪放
聰明
夙成
儀容
謙退
愼默

人事門

學問

我東儒先之從祀 文廟者崔文昌薛弘儒安文成鄭圃隱金寒暄鄭一蠹趙靜菴李晦齋李退溪凡九人而靜菴外皆嶺南人可謂盛矣 芝峯說

我東國始有文字先立佛學前朝君臣奉佛成俗程朱之教麗末始到安文成始立 聖廟鄭圃隱始變禮俗二公雖不染佛學亦未能闡明道術牧隱陽村兼採並用之類也佔畢齋一唱眞儒繼起靜庵以後道學大明退溪謙冲自守絶不談人物長短時事得失惟於闢異端

處未嘗退讓如徐花潭朴松堂所學不敢議而退溪辨之不置至於晦齋雖是一代名臣而世不知其學之邃退溪表而出之與寒暄一蠹靜庵並稱爲四賢嘗持學者心服退溪故不敢異辭固論定矣澤堂集

鄭圃隱兼學官講說發越超出人意聞者頗疑及得雲峯胡氏之說與公所論合牧隱稱之曰達可論無非當理推爲東方理學之祖名臣錄

金宏弼字大猷嘗從佔畢齋先生受業先生授以小學曰苟志於學宜從此始光風霽月亦不外此先生服膺不怠手不釋卷又云先生嘗戴艸笠垂蓮子纓至晚年猶

然靜處一室對案看書深夜不寐雖家人子弟莫窺其所為往〻惟聞蓮纓抵案輕〻有聲固知尚看書也破閑集記

寒暄表章小學靜庵表章近思錄退溪表章心經朱書節要澤堂集

鄭新堂鵬授朴松堂英以大學一日往山寺擧手指冷山曰彼山外何如松堂曰外面只是前面彼此一耳公笑曰乃今知子讀書之功也因留宿數月講究不怠名臣錄

金慕齋前後掌成均教胄甚勤門屛學徒所至成群其教以小學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為程課及己卯作興與靜

庵同志而不欲更張太急出按嶺南而終不免黨籍之厄顧其愽學文章似少守約工夫又不自標異故論者以為非如靜庵心學正宗其實慕齋乃間世異人今以鄭之雲天命圖考之其於上達處未見虧欠也 澤堂集

盧蘇齋自少厲志苦學祖述靜庵擬名高於退溪及在海中始讀羅整庵困知記以為廣大精微不下程朱用其說改作人心道心傳註又改定大學章句其言皆陸王意也自是為道學者間雜禪學實自蘇齋啓之 澤堂集

花潭家甚貧兒時父母使於春後采蔬田間每日必遲歸蔬亦不盈筐父母怪而問其故對曰當采蔬時有鳥飛

飛今月去地一寸明日去地二寸又明日去地三寸漸次向上而飛某觀此鳥所為竊思其理而不能得是以每致遲歸蔬亦不盈筐也盖其鳥俗名從從鳥云當春之時地氣上升輒隨其氣所至高下而飛焉花潭窮理之功竒矣 南溪記聞

徐文康敬德十八讀大學至致知在格物慨然以窮格為事金文敬安国七歲知讀書至小學孝我閔子騫之章曰我當以此為法鄭吏佐浣嘗讀大學曰開示後學無如此書研窮玩索頃刻不已曹南冥植讀書得許魯齋之言曰志伊尹之志學顔子之學惕然覺悟發憤厲志

李巖素仲庸讀孟子至人皆可以爲堯舜遂有所悟慨然有求道之志 名臣錄

徐花潭列書天地日月等字掛壁逐字理會吳德溪貧賤服田家有中庸一卷先下數百讀然後字字思之字通然後句句思之以至通篇思之自然盡通經傳遂爲大儒 澤堂集

自己卯被錮之後學者潛相學習惟恐人知爲之者雖絕少而皆實爲己自勉故畢竟成就者大退溪一時諸賢是也 宣廟卽祚以後靜菴之風大振 澤堂集

退溪李文純滉日記所錄陰晴寒暑之節讀書講論之實

靡不詳載不但此也逐日之下記今日看罷某書某疑
見出某書某理改某過修某慝謹行謹言一一書之以
自課焉其篤實之學老而愈篤如此 遺事 牛溪續集
宣廟朝詔使許國魏時亮來問東方亦有能知孔孟心學
箕子疇數者否退溪錄示高麗禹倬鄭夢周本朝尹祥
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彥迪徐敬德等又曰金佔畢
非學問底人終身事業只在詞華之上又曰寒暄之學
踐履雖篤而於道問學工夫恐有未盡又曰靜庵天品
甚高而學力恐未深造其論能格著一事可見君臣之
義豈容若是此靜庵有世過當處又曰晦齋窮格踐履

兩極其至迨其晩年學益高德益卲晦齋學問當爲東
方第一又曰花潭論氣則精到無餘而於理則未甚透
徹主氣太過或認理爲氣然吾東方前此未有論著至
此者發明理氣始有此人耳但言語之際自負太過恐
其所得未深也又曰南冥所見實與莊周一串林葛川
薰言於退溪曰南冥令弟子撤毀溪婦家甚不當莫如
獨採我徽巖也退溪曰此言甚當又曰鄭靜而資品甚
高但於本原上踈漏及聞其卒曰靜而踈處太踈世俗
所喚點好處甚好吾輩所難得又曰奇高峯李龜岩亭
重近仁而循途守轍未能透得大綱領南冥倡南華之

學蘊齋守象山之見 退陶言行錄

靜庵花潭多自得之味退溪多依樣之味靜庵則英邁超卓望見全體而微有未盡瑩者且不能深信朱子微涉於理氣一物之病退溪則深信朱子而精詳慎密用工亦深其於全體不可謂無見而若豁然貫通處則猶有所未至故理氣互發理發氣隨之說反為知見之累耳花潭則聰明過人而厚重不足讀書窮理不拘文字而多用意思其於理氣不相離之妙處瞭然目見非他人讀書依樣之比故以為湛一清虛之氣無物不在自以為得千聖不盡傳之妙殊不知向上更有理通氣局一

節継善成性之理則無物不在湛一清虚之氣則多有不在者也理無變而氣有變元氣生生不息往者過来者續而已往之氣已無所在而花潭則以為一氣長存往者不過来者不續此花潭所以有認氣為理之病也蓋退溪多依様之味故其言拘而謹花潭多自得之味故其言樂而放謹故少失放故多失寧為退溪之依様不必效花潭之自得也 栗谷書

嶺南則退溪南冥門脉頗属退溪门下柳西崖金鶴峯具栢潭最有名而仕宦出入不復講學吳德溪健學行最高遊於兩先生門而早卒無傳趙月川閑退老壽而士

心不附亦無弟子南冥高弟寒岡東岡爲最而群賢皆
不及鄭仁弘而岡兼宗退溪故稍貳於仁弘〻〻誅戮
後嶺之下道無學者惟寒岡爲完人旅軒爲高弟旅軒
沒而無傳述者嶺南之學止於是
湖南則上道有李一齋下道有奇高峯〻〻早世不及講
學一齋弟子雖衆惟金公千鎰以節義著學則無傳焉
鄭汝立出於其後與李潑鄭介清相應和雄豪一道爲
無頼淵藪及其叛乱混被誅戮湖俗浮薄本不喜儒李
汝立敗而人以爲儒矢湖學自此盡矣 澤堂集
庶流之有學問者李履素仲虎金惕若謹恭朴守庵枝華

皆花潭門人朴淵山洞賤人之有學問者徐起宋翼弼〻〻號龜峯天資透悟剖析精微詩詞絶妙世多傳誦學者亦多從之但其家有世累而不思盖覆身居賤流而妄自尊大鵝溪相位極人臣而每以短札通書外面書曰汝受拜狀其於牛溪同以平交甫汝矣及安氏子孫起訟起獄乃與兄弟家百餘口亡命逋竄 宣廟命搜捕謫熙川遣倭乱得放猶大言高論譏詆時事到處户僂皆論 澤堂集

文元公李彦迪撤去朱子補亡章取經一章二條以補之又取聽訟章移置經文之末文孝公趙翼撤去誠意章

本註易以新義其書皆以刊行二臣以平日篤信朱子之人携置經文改定傳註如此 明谷疏

金沙溪嘗謂學者曰理氣混融元不相離權陽村以為兩邊出李退溪以為互發皆見有未透而失之二歧也栗谷先生曰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理者太極也氣者陰陽也今曰太極與陰陽互動則不成說話矣太極陰陽不能互動則謂理氣為互發者豈不謬哉此言聖人復起不能易矣 尤齋集

沙溪嘗言先儒論學處雖程朱語頭便能曉解其當否而至於詞章利病出於村家學究者亦未通透豈業專而

不暇他及耶　崎翁漫録

中国學術多岐門徑不一而我国則無論有識無識挾册讀書者皆称誦程朱豈我国士習賢於中国耶曰非也中国有學者我国無學者蓋中国人材志趣頗不碌ゝ以實心向學故往ゝ各有實得我国則齪齷拘束都無志氣但聞程朱之學世所貴重口道而貌尊之而已不惟無所謂雜學者亦何嘗有得於正學也譬猶墾土播種有秀有実而後五穀與稊稗可別也茫然赤地之上孰為五穀孰為稊稗者哉　谿谷漫筆

權忠定公撥雅好讀書自警編近思録不去懷袖間　中

宗嘗名宰執宴後苑各醉扶而出有内小臣得拾小冊
上曰落自權擬命還之 名臣錄
耻齋洪仁祐讀大學家人曰君必冠帶服直領有何可尊
者耶曰上則天臨有赫下則地載余身幽則鬼神有監
明則人必可敬雖狎處戒亦人也况與君對居則君可
敬讀聖賢書則遺訓可敬是以如是耳 日錄
鄭松江讀書不過三遍即成誦在江界手大學一部兼論
小註於圍籬長木白而書之以朝夕寓目 墓誌
趙玄谷嘗直玉堂有一學士看書未竟忽投地曰掩卷輒
忘見之何益趙公曰人之喫飯不能恒留腹中消化為

薫而精英之氣自能潤澤身體讀書亦類此晃雖輒忘
自有將進之效不可以不能記而自棄之先輩極以其
言爲有理云 閑居漫錄
許丞相稠對案几坐夜半偷兒入室盡輸家貲丞相不寐
冥然若泥塑人盜去良久家人始覺追之無及頗恨焉
相公曰賊之有甚於此者來戰於心何暇警止外盜乎
先輩克己之功如此 靜菴集

孝友

端宗癸酉 光廟之赴京也徐居正以集賢校理隨行渡鴨綠江宿婆娑堡是夕居正母訃至 光廟欲秘之夜居正有異夢驚起流涕同宿問之答曰夢月墮月母象也吾有母在堂夢徵不祥是以悲耳有以此言告者 光廟歎曰居正之誠孝足以動天遂以實告之 東閣記

成宗朝南原君梁誠之以父塟陽智母塟橫城每以未及祿養爲戚及顯達請于朝以長子瓊監陽智縣次子琇監橫城縣各六年榮孝可謂無憾矣 碑文

鄭貞節公及其弟逢原公皆我六寸也我伯氏往謁貞節

之弟貞節遷令呼入公猶朝卧未起布被單薄蕭索莫甚乃謂之曰汝冒寒遠來可置汝手於我被中相與講論經史而已又謁蓬原公良久立門外公整冠服出迎如待大賓兄弟之氣像不同也 慵齋叢話

宋圭庵麟壽幼年喪母任情過哀所伏苫席因淚必腐鵲栖其墓廬其雛皆白人謂孝誠至感 栗谷日記

慶延字大有冬月父病欲食魚膾延鑿氷置網不得魚泣曰古人叩氷而得魚今吾置網而不得誠感不足也赤脫立氷穴經夜得烏鯉父欲食辛甘菜泣於菜根忽生歸而食其父〻病愈清州有楊水尺三兄弟所行不類

聞慶徵君重棄其舊染恂恂執子道喪親之日勺飲不入口居廬三年不進酒果喪畢之後三人同居盡得歡心每相戒曰幸有不類之行慶生負聞之不亦愧乎 白巨錄

沈青川連源以其父順門被禍遁山死於軍器寺前路終身不由云 清江瑣語

李玄山啓基少時鍾愛於母夫人夫人日給金銀寶器公受而藏之篋必記某年某月某日受某物夫人卒盡籍寶物歸諸兄中分之 秋江冷話

先生自言醴泉邑有疎族寡婦送一赤脚来言窮居累年

無所依頼而旁有悪少爭訟家舍今雖決給於已當納
貢布三十餘疋而家無一尺之儲願施德音以濟窮戚
聞之心甚哀矜願平日不欲以私撓公再三撝之旣又
思之彼之於我雖曰疎遠以祖先視之一般子孫也我
豈忍視若路人以實告太守請減納布太守乃盡除之
不知吾事於義何如 退陶言行錄

栗谷先生仲兄素稟迂踈毎事拾先生而使嗅之先生服
役無怠位至二相執子弟禮唯恭門生向曰伯生員之
命使子弟代為如何以先生三達之尊執子弟之役無
乃過恭乎先生曰父兄命我〻豈敢儼然使他子弟代

勞乎大抵父兄之前過恭禮也倘未之物非天性也位之高下非所論也况日月如流兄没之後則雖欲執禮其可得乎遺事

外曾祖趙文孝公翼誠孝出天其父僉樞公享年八十九而自八十後常患大便秘結每使童奴以指刮出時公位至正卿年過六十而每手持後木親隨溷廁見童奴不能稱意則輒以第五指長爪塗油親自刮出晝夜同室寢處僉樞公主奥而坐公持所着冊子近窓而坐非對客與有事須臾不離側以至布衿解衣不委婢使僉樞公垂首獨語曰我之四寸趙判書愛我待我極盡其

情如我老人誠爲感慨盖自篤老之後精神昏瞀不覺公之爲已出而常称公爲從弟所啖藥果厭則裹以小紙置于褥薦之下時出而自啖又分與公公恐忤老人之意不拭其塵汚而坐前甘啖笑語怡愉殆如嬰兒之在慈母側者而及喪公年且六十八而哀毁過節終三年朝夕饋奠涕泣如雨冬月則涕泗流滿白鬚連襟成氷傍人有不忍見者 壽谷集

樂静趙文孝公錫胤家在衿川未釋褐時常有事入京其翌日有客疾来報于其父大司諫廷虎曰今吾自露梁津来見令胤乘朽船覆沒趙公徐答曰吾児豈乘朽船

君豈誤見他人耶客曰吾與令胤相熟豈不識其面乎答曰始觀今月則可知客去而文孝公来盖文孝公初乘一船見其危即移他舡客不復審察但見其始乘之舡覆没而来告也非其平昔壽堂之戒為其親所信服客以其所目見未言而畧無驚疑者是耶 壽谷集

仁祖朝朴久堂長遠以正言製進月課反哺鳥一絶曰士有親在堂甘旨貧不具微禽亦動人淚落林烏哺 上問政院曰此人父母生存乎對以只有偏母 上曰觀其絶句誠孝非凡風樹之悲古人所傷命賜米十石綿布五十疋 潜谷集

[illegible]

制行

金先生宏弼為部承奉時冠服百戲一依上官所指後生以其苟從合污為嫌先生當時自知名重不欲自別於庸人非大賢以上固不及此矣先生始號為蓑翁曰雖逢大雨外濕而內不濡既而改之曰為名以露非渾然處世之道也觀此兩事則先生德器謹厚出於天性人禍所不及者而終不免天也 破閑雜記南冥追述

鄭校理鵬萊山人也以清節自牧門絕苞苴之物時柳子光以敵愾佐理功封為武靈君姦貪自恣氣焰公以表親之故雖不廢問安之禮婢子往必以熟索牢結其臂

着署而送返則解之欲其覺痛急往急來不使遅留於彼家矣公之入直擧家絶食公之夫人求貸於子光家子光欣然謂曰親戚之義在於相恤而校理則過於剛吾豈恝然乎即納米於帒盛醤於缸令丘史載之騾子而送之公出直見其玉粒之飯問其所得之處夫人直告之公推案笑而起曰入直之朝買泡滓作粥饋我〻知其乏窘而不爲措置是我之失也非家人之過也遂裁書於耐久准其所用並與本米而還之其固窮不變如此 松窩雜記

姜公希孟丁卯登科爲宗簿主簿詣南政丞智於私第議

政教曰君必恠余徑發此言也人心甚悪聞人之過猶
恐不揚聞人之善猶恐不蔽筮士之初持身最難而世
族之子為尤難寒門冷族縱有豪横人皆曰彼有何恃
而敢為此歟三失然後人始疑之世族之子則人以為
彼必恃此而横也彼必挾此而驕也人心已疑又從而
一犯嫌疑則駟不及舌悪名流布安得家至而長白歟
此世族之子尤難於立名也今君年少占科魁人之一
可疑也連世相門之裔二可疑也派連戚里人之三可
疑也君有三可疑之勢而小有不謹則随其所失人以
為酗酒也以為耽淫也以為驕人也悪名一加孰肯保

君之不爲恥此反不及寒门子弟處也愼之吾聞命而退誦爲終身之戒今當得意未嘗不思此訓也姜希孟訓子說

奇宰樞處平生不食鰻魚人問其故宰樞曰曾爲濟州牧使時見民困苦採捕故不食耳金賢甫不食牛肉僚友問曰昔何食而今何不食賢甫曰曾爲奉常正因會飮得罪自後不食此肉矣此雖人所難爲之事而未免有矯揉之弊也慵齋叢話

任靜容權嘗示余小錄其一曰尋見親戚若朋友相對敘所當言即辭去若願留則留不宿則出恐主或有緊要事而難言令客去也其二曰朋舊有疾病雖往是問亦

不宜或數或久對凡人病調攝稍失或致重若則必云緣與某接轉至於此是則初以厚意往而反致恨惱也其三曰見人有物切勿當面求借主或擬有所用而不許則嫌吝許之則缺用有所難處也仍戒之曰右三語乃美訓戒而曲盡人情者先君常提耳以教之凡諸後孫敢不銘念于心 圃樵雜錄

金慕齋隣居有一處女乘月夜深無人也竊往投見公乃責而數之曰爾以士族處子乘夜竊投於人其得罪倫紀大矣吾當笞爾〻其受之處女不得已受笞越墻而還後嫁為某公妻盖亦名士大夫也有子有孫年老之

後言於其子極歎慕齋之賢云南溪記聞

盧蘇齋守慎謫珍島自持刻苦不挈女奴太守定一官婢之未經人者炊之晝則執役夜則寢於戶外蘇齋令退去婢曰太守之令也不敢退如是者經一年雖隆冬不怠蘇齋憐之許入戶內如是又一年猶不近之一日蘇齋問曰汝從謫人今三年矣年已長成可退去嫁夫婢曰服役三年情義已敦不敢言退蘇齋義之遂內為妾生一女即坡州牧使許徵之妻也蘇齋宥還挈來共享富貴三十年云樂全漫錄

眞娘開城盲女之子性倜儻類男子工琴善歌嘗遊山水

間平生慕花潭為人必携琴釃酒詣潭墅盡歡而去每言知足老禪三十年面壁亦為我所懷惟花潭先生服膺累年終不亂是眞聖人也 秋江冷話

退溪陶山精舍下有魚梁官禁甚嚴人不得私漁先生每當暑月則必居溪舍未嘗一到于此蓋避是嫌也嘗南冥聞之笑曰何太屑屑也我自不為雖有官梁何嫌何避先生曰在南冥則當如彼在我則當如此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不亦宜乎 遺事東儒師友錄

鄉人志學者或恥隨品官之列先生曰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以隨行為恥何意或曰門地卑微者居右崇有牛

後之恥先生曰鄉之所貴者德也雖居下於禮於義有何不可援据古今終日極辨烏川諸上舍呈一詩云先生上古論弟子末世言書院䂓模定何須鄉坐分 退陶言行錄

先生居鄉凡調役征賦必先下戶而輸之未嘗有逋督里胥亦不知為達官家嘗出坐溪邊里胥來告曰今年栢林之禁進賜戶當之先生笑而不荅蓋栢林在溪東令先生戶守之也 退陶言行錄

先生少時將赴擧在途討店歇泊僮僕取入田中青豆打飯以進先生麾之不食此雖微細事亦可見自少志操

異於常人也 退閑言行錄

縣校行釋奠禮必致胙于先生校生賚来先生即具衣冠置胙于堂拜受於庭下即於堂上設胙校生執盞跪先生出位俯伏跪飲〻畢俯伏而退或有在坐者亦令依右行之先生復執盞跪校生受飲如上禮 退閑言行錄

秋浦整容端坐望之肅然而即之温如吐露誠款人来拜者亦皆満意而帰或以禮敬過分為不自安云先人嘗曰先生在江都時朱都将稱名人乃中人之老者以其分微自来謁皆而先生必整衣冠起居而迎之盖敬其老也村人有饋魚蔬者則不却而受謝必以米豆筆墨

重儐之云 秋浦集

牛溪先生嘗解生員進士兩場有疾不赴覆試自此絶意科業專精學問或謂先生嘗赴試場設排圍爲賓使擧子由之以入心恥之遂止不復就云 年譜

潛冶嘗論栗谷牛溪二先生色失輕重以爲牛溪勝其說曰牛溪如々厠而偶失一足栗谷雖無失足之事有若以糞穢爲几案玩戲之具者恐其失不細也盖牛溪嘗書窓邊曰某月某日客或見而問之牛溪答曰此是偶與侍婢有私恐致異日亂眞之弊故記之後生子曰文潛此則絶無而僅有也栗谷以遠接使到黃州々使一

妓薦枕名曰柳妓才姿出衆栗谷語之曰看汝才姿殊可玩愛但一與之私義當享畜于家此擧甚重故不爲也遂却之及後寓居海州柳妓乘夜遠訪栗谷遂製柳妓詞一闋申以却之之意終無所汚濁治所論爲是也然愼齋之見又與濁治相反未知果孰爲定論耳 南溪記聞

栗谷先生凡係禁令守之甚嚴常不食牛肉曰非惟國法食其力而戮其肉非仁也時朝家申明其法犯者至於徙邊先生曰國禁如此尤不可犯自是雖於祭祀亦不用焉 遺事別集

鄭寒岡治安東訪權晦谷春蘭嘗從容先是官舍有花名

妓女者寒崗命剪去晦谷問其意曰人之易惑者莫如色故惡其名而去之耳晦谷曰苟吾心有主南威西子尚不能移何畏乎假其名者明府之政抑末歟寒崗深服其言蓋晦谷久客関西稔渇百媚終不能回先生一盼云 東儒師友錄

李梧里元翼自少不喜交遊旣釋褐愈益韜晦人稱爲處子 正字 諡狀

李完平元翼嘗語一元老曰公亦有心性換易變爲小人之慮乎元老曰某雖不及古人豈有是慮也完平曰鄭仁弘之剛緊世罕其比當其得名之時人豈期之以叅

涉廢毋之論乎及其年老志衰朋友教誘於毋子孫從
患於内終上廢毋之蹟九十之年伏刑都市故吾則常
恐心性变改不得令終惕慮不已耳李白江敬輿以此
語於人曰完平自治之功老而益嚴可知其終能保晩
也谷私見聞

光海乙卯鄭愚伏經世下理光海故逄其决以待贖鍰門
人舉後漢魏邵胡質之寒﨑﨑曰無畏古人有行之
者散冝生是也公聞之與書曰古人雖有爲之者與今
日事異君子愛人以德豈断置道理爲之請與諸君别
所善宰臣或勸公呈病曰應教李溟言病保放爲近例

公荅曰李自是真病吾無病何可甘心慢上聞者歎服

李監司昌庭任順天時有與公同姓名者官卿與公等其友寒士一人為請嫁女之需而来見公則非也恤然逡廵公與之坐徐叩其故其人吐實不歸公笑曰固也待之加厚備所須一物不歎其人謝曰雖使吾友當之必不如此 墓碑龍洲集

光海己未歲大饑或謂任疎庵叔英曰今年君必殆矣何以不憂公笑曰我已知當死死必為餓鬼若復憂愁為愁鬼一鬼不容兩役故不憂也 名臣錄

李貳相尚毅兒時甚輕率坐不耐久言輒妄發父兄憂之頗有責言李公佩小鈴而自戒每聞鈴聲猛加警省今日減一分明日減一分及至中年以太寬見譏於人渾然天成無一毫作為之態 公私見聞

金荷潭時讓謫鍾城納北關妓放還時携来生男使屬正兵歲納身布人曰宰相之子法不當充軍而自屬納布何也荷潭曰北妓之不離本土国法也我犯法而携来又從而産子心常不安故係之軍籍而納布所以續吾罪也聞者歎服 公私見聞

崔遲川鳴吉素重學問之士於金沙溪無挾筴之分但時

有書牘問難而書辭尚稱門生趙浦渚即執友親密而每於其來訪必服道服以接之 昆侖集遺事

金醒翁德誠爲軍器正時 車駕將幸行趁宿於廟外人家其家爲祈禱往松嶽留一女一婢夜闌公明燭獨坐有女子開戶而入容貌頗盼自言一婢牢睡更無知者故來公責之以禮而却之 自軒集

朴判書邃兒時約婚于某處未聘而處女得危病復生有言其兩目因病失明者其伯氏告于慈闈欲改求他婚朴公曰病盲天也非其罪也盲妻猶可同居人無信不立不可改也伯氏奇其言而許之及合巹目完不盲蓋

讐家反間也 公私見聞

某品某於暇日邀致儕友一隊名宰咸會而樂靜趙叅判錫胤亦赴焉盃盤狼藉某品曰族弟某爲享老兄自官備来故欲與諸公做一場團會耳公曰既無赴遠餞行之事而費公物設無名之饌父兄宜禁之何爲受其享耶我不可助其尤也即起立諸公挽而留之進以家釀樂靜强飲一盃不下箸於所陳之饌仍即帰家端坐皆不樂而罷 公私見聞

趙浦渚翼親舊之喪皆盡情致哀累日不飲酒食肉雖泛相知者若僕隷之賤聞其喪亦必爲却肉以是一月之

間食肉之日無多 同春集諡狀

金清陰尚憲於柳希奮為姨兄弟癸亥改玉後柳被大辟清陰持布帶欲往屍所成服人有止之者公曰柳之被刑非係悪逆也不過貪權樂勢迷不知悟生時雖絶跡死後親戚無可絶之義往哭而服之不可已者也 公私見聞

權晚悔得己常曰凡事必求是毋落第二義自少志學猶以講誦為無害既而大悟其非遂自號晚悔嘗不赴人生日會盖欲微喻以程叔子之訓也遺戒銘旌書以禮郎所不拜者勿書 尤齋集行狀

有僧灵運請寫佛經題目余曰朱子不為寺觀題額今寫

此冊如何公曰曾已許之故渠忘勞遠來今不可食言
矣及僧辭退公曰後勿復以此來謁從此永謝老菴集
同春遺事

朴正字泰漢為假注書數日病遆曰天下事不易為吾入
堂後有守令之辭陛者院吏持紙蹄要余作書徵債稱
是院例盖謬例也吾遂不作書紛同僚共羅之僚意大
駭至有相戲者此一微事而人不識求諸義理惟以循
俗趍利為主他尚何說昆侖集

宋孝憲欽平日地倅來則趍出大門外迎拜而送歸亦然
至於入官府望衙門必下馬恐懼若賤人焉或者曰大

臣處已無已太過乎孝憲公曰我士民也彼士主也不
以責加於士主者士民之分也知止堂家記

德量

南龜亭在持心太謹不檢形外一日着國家所禁衣服朝於闕有人諫於家曰大臣亦爲禁服龜亭瞿然呼婢曰我朝會時服何衣耶人服其雅量宏遠不審衣服也 秋江冷話

南忠簡智初仕爲監察其父忠景在日問其所事一日歸白曰今日有下吏入藏潛懐錦段而出使之還入藏如是者再三吏方識其意置錦段而出矣忠景曰汝以童子備官故是以每有問欲知其得失自今吾可以無問矣 藥泉集墓碑

高奉常台鼎有友金苐與河東府院君鄭獜趾隣墻高
即金距門限呼僮曰某來報汝主速出見也僮出曰主
方進食姑小待之高大詳曰汝主亦人乎何以曰進食
必進糞也何客來而不出也少頃有老大人自內顛倒
而出諦視之則乃河東府院君也高不覺慚惶俯伏謝
罪叱其以為友人金苐而無禮至此罪當萬死公笑曰
落地皆兄弟誰非友也引與入內設酌大飲高不勝盃
勺竟亡走 青坡劇談

黃冀成當 英廟有為之日制禮作樂論大事決大議日
民賢養而其於家事之大小皆不關念一日家婢相鬪

喧鬨移時一婢至公之前叩榻而訴曰某女人與我相
抗所犯如是極爲奸惡公曰汝言是也俄而一婢又來
叩榻而訴亦如是公曰汝言是也公之姪某在公之傍
愠色而進曰甚矣叔氏之朦朧也某也如彼而某也如
此〻乃是而彼爲非也甚矣叔氏之朦朧也公曰汝之
所言亦是也讀書不輟終無分卞歸一言松窩雜記
尹公淮嘗投逆旅坐於庭畔主人兒持大真珠出來落於
庭中傍有白鵝即呑之俄而主人索珠不得疑公竊取
縛之朝將告官公不與卞只云彼鵝亦繫吾傍明朝珠
從鵝後出主人慙謝曰昨何不言公曰昨日言之則主

必剖鴉覓珠故忍辱而待 名臣錄

許忠貞公琮自少氣宇沉毅常於行路中未嘗目左右凝然若沉思者或至迷道年十二三時與同隊小兒上寺讀書偷兒夜入其室盡取衣履去諸兒恐怖皆散去公獨怡然取筆書壁上曰既奪我之衣兮宜吾鞋之莫偷既奪衣又偷鞋蹈為盜先生不取也 龍泉談寂記

鄭文翼公遠竄于金海府々與東萊郡接境乃公之本貫而始祖墓在焉公畧備酒果令子弟往而拜掃時武夫為縣令者聞之欲媚於安老乃大言曰鄭某以罪謫居是乃庶人只可祭其考妣而已豈可遣其子弟祭遠祖

於越境之地乎多發健卒舉杖駈逐使不得接跡公之
子弟在境上望而禁之而還縣令以御所著與罪人同
心容護子弟其罪亦重搆以他事送囚於京所請遞其
任其冬安老被死公乃還朝復為京所堂上而縣令之
論閡猶在公以為城主闕文不可久滞即令從其所指
而遞送縣令之奸譎有甚於懷德倅而公略無辭色子
弟等亦發不言故朝廷不能聞知至改品陞職終保爵
祿公之盛德真不可及也 松窩雜記
鄭文翼光弼在己卯年間為首相 中廟因災異延訪于
思政殿左右迭進各進弭災之策韓忠進曰 聖上雖

勵精求治鄙夫敢據首相之位災變之作必有所由而治道之盛不可望矣及退賓廳右相申用溉作色大言曰新進之士面斥相臣此習不可長也公顏色自若揮手止之曰渠知吾輩之不怒故發此言也若少有忌憚雖勸之必不肯也於吾固無所損而年少敢言之風不宜摧抑之也用溉服其言而聞者以為有大臣之量 松窩雜記

丁賛成玉亨爲直學時於路中逢一使酒者謂執鞚者嘗搏己曳其髮批頰無數其匠雖見曳而猶不釋鞚公隨其鞚者見曳而或東或西良久終不怒使酒者力疲乃

觧去五六步復来拜於馬前曰大人當於政丞云〻唯唯不聞 名臣録

白參賛仁傑晩登第以正言拜昌平令為老母日設宴遂得不治請監司崔輔漢黜之崔嘗被劾於白人多言其報復 仁宗初崔以国恤挾妓坐廢 明廟即祚大赦崔復叙大諫將論之白時為献納不可曰崔之挾妓出於風聞難知其真君子勿為已甚何可復錮人於聖世崔遂免崔深懼白之逞舊憾而白坦然不以為意崔深德之密啓禍起大諫異議者多死白首羅于網而得免崔之力也 荷潭野乘

鄭林墉爲湖南御史暗行到珎島至碧波亭故爲遅〻托
以日暝停宿津邊津民偵知其非常行走報官門主倅
令各掌該吏通宵整頓文書以待無有一毫未盡翌晩
乃緩〻渡江入郡只得公須銅匙数枝而還郡守竟坐
罷職或問其故林墉曰郡在絶島倅亦武夫必多法外
横濫若直抵官衙搜捉文簿則彼必抵死余所不忍聞
者服其量 續玉露

應擧之法或四祖有庶孽或爲公私賤或四館停擧或名
在罪籍或作变姓名不許赴擧受先生六品以上署押
爲證中世漫新鮮爲先生者重士子應擧不論知不比

知皆署押與之士子亦多向壁僞着錄名赴舉業四館不究問向壁者鄭林塘相國新升六品其押最易於僞模士子僞模者甚衆四舘會議欲下真僞停其舉以懲弊習聚其業送林塘所俾自下真僞林塘以書報之曰皆吾所着也或坐而着之或卧而着之或乘醉而着之或和睡而着之雖不同皆吾着也四舘閱書大笑開堂自此不復下真僞聞者皆知其為後日宰相也於于埜譚

徐孤青起是沈忠謐賜奴也沈公以其勁書鐫行不但免放而呼之必稱處士一時語曰非奴之賢主之賢左可尚云先庵集

李相國元翼釋褐肄習漢語專意講習以善狀官赴京有吾人於使臣與禮部官相接之時變幻辞說有所要求意謂使臣乃未解華語也公默若不知者還到海関逢華儒探討經史問答如流吾人伏地叩頭曰死不足償罪願乞縷命公亦默然不答 公私見聞

先生與諸生通讀心經難疑答問座有一人獨無一言閉目思睡諸生相顧私語曰何不喚主翁醒先生聞之曰勿嘲福孚人也 退陶言行錄

德弘嘗侍坐山堂適於前郊有騎馬而過者梓僧曰异哉是人過進賜而不下馬先生曰騎馬者如畫裡人只添

一箇奇勝何過之有 退陶言行録

宣廟朝李完平元翼初入臺閣以簠簋不飭彈尹海原斗壽後因公事往謁海原、、無幾微色留與語曰貧族之行婚遣長者皆責具於我爲副其須凡有饋遺不得不領留臺啓之發理所當然吾何介意酬酢良久言皆由中適有鄉族書乞婚需海原即命侍婢曰向日譯官某有所餉匹緞爾其取來婢入而復還曰本無是物矣公笑曰家人輩以公在座欲諱之耳促令取出全封畀之略不動色完平服其偉量終身敬重焉 公私見聞

牛溪先生嘗與客坐外窓開窓相對有村民騎馬過百步

之內者先生即手闔户以避之故鄉居五十年上下安之無有毫髮怨尤者 遺事

鄭愚伏經世少時入科場見一少年善製善寫把試紙展看之際傍有一友挽袖請倩寫而誤以墨鑵觸于試紙墨汁淋漓于紙上少年笑而棄置之即以其所製移寫于其友生之紙鄭不勝歎服問其姓名則乃吳百齡也鄭每称其德量云 閑居漫錄

金判書藎国 仁祖朝為户判時有進銀中朝事親自監封有詐士一人藏金公轉眄之時探取一塊即出若使旋者潛置他所而還入公佯若不知即命罷坐曰疝病

欲裝不可久坐使其訐士守其銀待明日封之訐士自
念銀不准數咎將歸澋不得已以所竊者還置其中後
十餘日金公以微事遞其任不彰其罪人皆服其雅量
也公私見聞

膽量 定力附

太宗朝朴貞肅安信爲持平與大司憲孟思誠鞫平安君趙大臨不啓而栲訊 上大怒載二人于車將殺之市大憲面有黑色蒼黃罔措公略無懼色擧名而呼之曰汝是上官我是下官今作死囚豈有尊卑我嘗謂汝有志操何恇㤼如是汝不聞車轔之轔〻乎請羅卒曰取尾尾來作詩以磁尖畫而書之曰爾職不供甘受死恐君留殺諫臣名瞋目語獄吏曰以是上聞否則我爲厲鬼爾屬無噍類矣 上聞而霽威杖流遠方 名臣錄

世祖朝許忠貞琮疏諫 上好佛法喜遊佃 上欲試其守

命捽下取匣釼横膝命力士崔適曰候吾振釼盡匣即
斬之徐〻振之釼光閃〻末垂露傍侍者股栗而公確
然不動隨問而對音吐鴻暢 上還納匣中曰真壯夫
也命進酌公徐就樽所酌酒進退雍容可觀 上大加
稱賞使兼宣傳官 名臣錄

聽松先生成守琛在京城白岳麓黄昏獨坐無僮忽有一
物來立屋隅身被紺布衣其長至踵散髮至地隨風鬖
鬖乱髮之間雙目如環熒〻可怕先生問之曰爾為誰
默然不答曰來前遂近窓前羶臭裂鼻先生曰爾如賊
也吾家無物爾如鬼也人鬼異路其速去言訖颯然而

逝不知所向 於于野談

趙靜庵謫綾城未幾賜死公出跪庭中聽傳旨問上體若何次問三公六卿姓名沐浴改着新衣殊從容都事柳渰有迫促之意公歔欷歎曰古有抱詔書伏哭傳舍者何其異耶又曰愛君如愛父天日照丹忠遂仰藥寢衾而卧未絶遂縊之 東閣記

吾伯祖尹牙山公以差員入邸舍郭公珣方被拿亦至擧止從容寒暄如平生仍借佩刀於公府吏慮有他變止之郭笑曰吾豈自裁者耶當從容就死矣吾欲剪手足爪矣吾死之後誰復有剪之者剪畢索紙以包付之老

奴曰觀其左右字而用於棺即以水洗其刀笑而還之曰已爲凶器似不可用也起揖作別曰好在及至鞫庭一供之外開口不言獄卒問故郭曰吾雖百言其得生乎遂死於獄長貧朗撰

成慷元字子敬嘗與一僧較不眠十五夜僧到十三日不覺頹卧沉眠數日子敬徹十五夜後眠食如常噫有如此力量何事不可做使出中華肆意功業優入聖域矣前言性行錄

有僧自智異山来謁徐花潭願與試却睡魔遂相對不合眼至十五日僧困倒過三日始擧頭先生又過數十日

不膳借大服遂結廬于近山種菜茹許日進供未嘗之
絕三年後乃去 五山說林

宋執義希奎兒時受業於陶佐郎衙朝夕往返殆無虛日
一日值昏冥欲投族人家望門未及忽於林中有一老
嫗似曾相識呼公兒名狀若戲謔迫而視之顏面之大
溢於籬真鬼怪也奮身直前欲敺之其形漸消退而顧
見惟面掛籬上而已自少勇剛類此 名臣錄

黃秋浦差通信使船向一歧島中洋遇風船之奔突有如
驚馬舟中莫不失色公神氣自若拈筆作文以誓海神
零曰財虎義中既持三年之節餕龍宮上吏票八月之

槎四千里行役何敢一毫憚勞三十年工夫正宜今日得力苟可安社利國死且不辭如使辱命失身生亦何益幸斯言之不誣天有知也倘一念之或怠神其殛之俄而風定船得無恙 年譜

重峯先生居金浦縣嘗以事至京還到陽川江中流舟遇風幾覆同舟者面無人色咸啼號奔走先生在船頭徐晏然不動闔眼凝坐良久幸而獲濟旣登岸舟人咸怪先生曰一舟人盡死汝是何人獨奈何不為動因欲歐之先生亦不動笑曰死生有命豈人號啼奔走所能免也辭色如常犯而不較同舟有金亨載者亦士人也大

竒之顧止怒者曰汝愼無然此非常人也因問先生居
住姓名相揖而去先生時年弱冠矣 遺事
壬辰車駕入平壤賊勢彌滿江南 大駕將避出是日望
見越邊有一倭以木末懸小紙揷江沙上令火炮匠金
生麗往取之書面云上朝鮮國禮曹判書李公閤下盖
抵李德馨書而平朝信玄蘇所裁也書中所言皆欲見
德馨議講和也德馨乃以扁舟會平玄兩酋于江中相
勞問如平日玄蘇欲借道達中原德馨責以負約且令
退兵後議和調信等語極不遜遂各罷歸群臣諸將見
其會者無不變色德馨辭氣壯烈少無摧折後玄蘇至

稱於人曰李判書於倉卒之際辭氣無異平日信不可
及也 再造藩邦志

僧惟政號松雲壬辰變後為義僧將鎮于嶺南倭將清正
要與相見松雲入倭營賊衆列立數里鎗劒如束松雲
無怖色從容談笑清正請松雲曰貴國有寶乎松雲荅
曰我国無他寶惟以汝頭為寶清正曰何謂也荅曰購
汝頭金千斤邑萬户非寶而何清正大笑後十年松雲
以通和又入日本倭奴尊待以送之 芝峯說

先生嘗曰余雖應舉而初不屑於得失二十四歲時連屈
三試亦無落魄意一日在里第忽有人来呼李書房者

意謂拾我徐而察之則乃人之尋老奴者也仍歎曰我未成一名故致有此辱也造次之間便覺得失之關心科目之動人甚可懼也君輩戒之 退陶言行錄

仁祖丙子十二月清主自將伐我前鋒疾馳數日至西郊十四日 上幸江都至南門而敵騎塞路 上駐駕城樓召羣臣問計時事急上下失色不知所出崔完城鳴吉進曰臣請以單騎進之責其負盟往復躊躇之頃可以得間願回駕馳入南漢以觀其變遂獨與李景稷及一軍校馳出遇賊於沙嶺詰其興兵之由故久與之語語日且昃矣於是 上得東出水溝門馳入南漢敵圍

城數重日遣人索和曰和成兵可罷矣羣議紛紛攻和益峻公獨慨然曰今日欲戰兵弱言和則是一朝城陷置宗社何地及和書成金公尚憲痛哭於朝手裂其書公拾而補之曰裂書者不可無而補書者亦宜有及江都陷滿城震駭乃有城下之盟實丁丑正月晦日師退而 上始還都 西溪集

丁丑講和後尹掌令伯庸遇崔完城謂之曰大監若非大膽大量大慿必不肯為一時存亡自為萬古罪人崔公歎息曰余豈不知當時正不得不爾慎獨齋金公曰今人以崔某為秦檜此則大不然只不以國亡身死為義

以此爲罪則渠必無辭若曰不和兩處可救則實可笑之說 屯庵集

晦齋先生大有定力雖遇倉卒未嘗有疾言遽色靜止自持其在全州遇節日張俗戲監司金公正國正人也往往猶不免顧笑先生超然如無見也 東閣雜記

識慮 先見附

世宗朝有倭數戶欲居三浦 上嘉其慕義而許之許稠泣諫曰豈可使鱗介之胡間我衣裳之人後日生蔑漸繁必為國之巨害臨卒亦再三陳啓請及其未盛而刷還之當其時人皆以稠言為尋常不甚駭至今三浦有蔓延難圖之弊然後服其先見 慵齋叢話

金宗瑞初拓北門凡一宴稗將百人皆設牛脚大胾或規其不節公曰將士十年遠戍不若是無以慰之况作事之始不可以涼今雖用一牛脚後數歲則雞脚亦不贍矣將士謳歌思敀則誰與同圍乎 識小錄

安平大君聞成眞逸侃有名伻入邀之公往謁賡賦亭中
諸詩〻語高絶遂敬待而送之期以後日再會母夫人
謂曰王子之道當閉門屛客謹愼無他豈有聚人作朋
之理其敗可待汝勿與交其後再三招之竟不往未幾
敗一門皆服母夫人之先見 名臣錄
世祖朝韓忠成明澮與申文忠叔舟侍宴酒酣 上拉文
忠之臂曰汝亦拉予臂文忠醉甚於袖裏持 上臂
上曰疼〻 睿宗時在傍色變極懼而出到家韓公請
閤曰汝翁例常雖醉稍醒則必起點燈閱書後乃寢今
日則不可汝以吾言止之閤往則果然夜中 上酒醒

使中人視之則申亦熟寢云 謏聞瑣錄

許忠貞公琮文貞公琛昆季俱爲相而德業俱著其婦有文行識鑑享年百歲故門中至今稱之曰百歲祖母焉二公事之甚恭凡朝廷大議二公必就問之 成廟將廢尹妃二公諮之婦曰豈有子在儲宮罪其母而國家晏然無故者乎於是忠貞稱疾不往文貞以異議遞職後燕山荒亂悉誅滅當廢者文貞獨免人皆服其卓識云 識小錄

成宗賜死廢妃時李世佐以代房承旨持藥而去其夕還家與夫人同室而臥夫人問曰聞朝廷論廢妃不已畢

竟如何公曰今已賜死矣夫人愕然起坐曰得乎吾子孫其無遺類乎毋既無罪而被殺子無報復於他日乎朝廷將置世子於何地而有此舉措乎燕山甲子年間公之子守貞殺死公亦有東市之慘 松窩雜記

成廟朝金寒暄宏弼屢薦為刑曹郎去已數十年未謂我曰余欲絶交而情有不忍問之則曰伯恭 南孝源 百源 茂豊正 正中 秀泉副正 文炳 許磐 皆有晉風晉以清談為累不出十年禍在此輩云余誓自今不復來往後皆不保 辛永禧師友錄

燕山朝姜渾沈順門為舍人皆有所眄之妓鄭新堂鵬戒

之曰亟去之無貽後悔姜為去之沈不從其後二妓選入宮中沈竟死非命 名臣錄

松堂朴英初登武科為宣傳官一日燕山手射 成廟所養鹿兒帶箭流血而出松堂即日謝病歸田里當時見幾而作松堂一人 鐵成雜記

趙文節公元紀有先見之智嘗與甥姪洪議政于美從子趙大憲孝直書曰美之投閑真男兒事也義怨之地豈敢久處驕廂善下自古所難雖敗亦崇直之被薦喜與憂並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既有譽之者必有毀之者此古今通患也凡入羣居天地之中不可以高飛遠走則

必須少同於俗庶免為衆所嫉唯無咎無譽眞保身之道也汝之所趍雖不類嚴敦而吾之欲使汝成家業全門户之意則未始不同於馬將軍也云云處衰世之道固當如此而孝直方以聖賢事業自期豈以成家保身為心哉卒使公言有驗則天也 稗官雜記

有隱君子匿跡於皮匠之中静庵知其賢就而問學時或共宿其人曰公之才足以經濟一世然得君而後可為也今 主上雖以名用公實不知公也萬一有小人間之則公必不免矣勸之仕不應終不言其姓名 己卯錄

趙静庵之赴謫也路遇副提學李思旬承召而上京思旬

執手欵語曰予於中庸尚未熟讀况可做唐虞事業乎中庸不言乎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未有不灾及其身者也宜乎子之不免也子今年少正好讀書努力自愛 栗谷日記

中廟朝黃壯武公衡有田舍在江華燕尾亭嘗植松千餘株或問曰公已垂老何用多種爲公曰後世當自知之及壬辰倡義使金千鎰等入保江都凡舟楫器械皆辦于此用之不盡丁酉楊經理將挾 上就江都斫取爲行宮峙倫及庵庐砦柵至是人乃服公先有所識 識小錄

趙重峯仰觀俯察知有倭亂以石鹹鹽瓮中令內子藏之

日〻上下山阪人問其故則曰吾欲豫習苦以避亂也辛卯七月登錦山暎碧樓遊賞忽有赤氣起自東方分爲三派一派向北而長亘天一派向西而長半天一派向南而長又半其光焰地先生諦視之曰秀吉之兵已動矣明春必大擧深入當如此氣吾將奉母避亂于公州壬辰三月自沃川來省先壠操文以告亂將作永訣之意親朋来見者心内不信試問亂果作何地可避先生曰江華摩尼山似可免矣其言果驗二月夫人捐世踰月將葬忽聞天際有群訇然先生大驚謂人曰此天鼓也賊必渡海流涕不已嘗夜觀象歸忽北向拜哭良

久乃曰吾以爲禍及行朝吏察之二王子之入北者其獲於賊乎門人等志其月日後驗之果然（遺事）

趙公憲嘗遊沃川山寺忽通宵悲涕對食棄匙推與房中四僧曰明年有難我當擧義勤王今日共此飯者聞吾起兵可卽來同事僧怪而佯應曰諾後三僧皆與公同死而其一病未赴說道如此云（名臣錄）

宣廟壬辰駕行東坡 上叩膺曰予何往乎都承旨李恒福曰可且駐 駕義州若八路俱陷便可赴愬天朝左議政柳成龍曰不可 大駕離東土一步地朝鮮非我有也因與辨論十數而不肯苟合最後柳公厲聲曰今

東土請道如故湖南忠義之士不日蜂起豈可遽論此事李公即曉其意默而止後柳公見李判書公著曰如見李某可語吾意何輕發棄國之論耶李某雖裂裳裹足從死於道路不過為婦寺之忠此言一聞人心瓦解誰能收拾李公猶未瑩及到寧邊兩宮始分訛言大播西關人心不可收拾然後始服柳公之先見後因私見拜謝曰倉卒之際誤着一手致壞大勢悔恨無及柳公笑曰我亦當時不能明辨直曰不可而已不能無失

白沙手記

宣廟壬辰播越至義州遼左訛言謂我國導倭入寇兵部

尚書石星遣指揮黃應暘來覘應暘請見倭書李白沙
在都日已慮及此自責辛卯倭酋嫚書以來及是以示
之應暘疑大釋至拊膺大慟啟以實告東援之議遂決
行狀
宣祖壬辰十年前栗谷李先生珥與鵝溪李山海東崗金
宇顒西厓柳成龍諸公同入經筵栗谷啓曰国勢不振
久矣前頭之禍不可不慮請養兵十萬都城二萬諸道
各一萬以備緩急不然而恬嬉度日玩愒成習一朝變
起不免驅市民而戰則大事去矣及退西厓謂栗谷曰
方今太平無事之時經席勸勉當以聖學為先而軍旅

非急務公有何所見而不與吾輩相議徑自陳達若是
耶栗谷曰俗儒何知時務笑而不答栗谷卒後當途者
惟務逢迎偏黨又陷於逆賊術中以鹿屯〻田海西蘆
田從民玉非子孫推刷為能事八道人心大叛怨極呼
天及壬辰夏四月平酋大舉入寇東萊府使宋象賢死一
之西崖歎曰叔獻真聖人也吾輩當不免万古罪人矣
平時叔獻請備十萬兵吾意以為迂而沮之到今大
悔咄〻不已 隱峯野史
宣祖甲午 世子分朝在洪州欲移住保寧之水營使李
白沙恒福往審之公還詭對以不可駐或疑之公曰永

保亭勝槩冠湖中恐　少主居之啓異日侈蕩心識者
服其遠識　行狀　谿谷集

晋州之再被圍也倡義使金千鎰嶺南節度崔慶會湖西節度黃進等兵六万守之聲勢比前十倍人皆以為可守有老妓猶憂之千鎰招問其說對曰前者兵雖小將卒相愛號令出一故勝今軍無所統將不知兵〻不習將妾是以憂之千鎰以為妖言斬之數日而城陷賊憤前敗遂夷其城而去　涪溪記聞

癸亥反正後戊申以後貶竄皆放叙時余謫在寧海李參判命俊謫在盈德聞報即約會于境上李曰天命重新

未知何者為今日大事也余曰 定宗君追崇也李曰
主上以傍支入承大統安可追崇私親余曰不然漢宣
入繼昭帝而不追尊史皇孫者孝昭未嘗以史皇孫為
子宣帝安敢以己之貴以其父〻他人乎今則 定宗
君乃 宣廟子也太廟不可闕稱位追尊 定宗則父〻
子相承而太廟位備固合於禮也李曰然及至京余訪
張維金元亮在座曰朴知識言禮合追崇張亦卞其不
可余曰此論不出則固善今既出早晩必行而後已也
張曰何其為然余曰第觀之丙寅春 啓運宮昇遐
上命殮殯諸禮一依国喪大臣章卿宰與三司爭之不

能得辛未夏崔相鳴吉上劄請追崇享以別廟 上下
其議領相吳允謙左相金瑬率卿宰與三司爭之累日
余以公事往吳相家吳相言及廷論余曰追崇之必合
於禮則吾所不能知漢唐以下帝王無不為者設令上
為之不過為觀過知仁之舉也上必欲為而朝廷固爭
之則必示竄黜之威是欲使上無知之過而反陷上於
大過失未知如何吳相曰聞公之言甚豁然也壬申夏
上怒竄司諫權濤等于邊大臣不敢復言遂尊 大院
君為元宗享于別廟甲戌秋崔相又上劄請祔 太廟
金相復為相又與尹相昉及三司廷爭之 上怒又遞

金相竄臺諫金光炫李尚質尹鳴殷于北塞大司諫
命伯曾大司憲李聖求乃褒其前見同辭請袝 上
從之 荷潭錄

仁祖朝李适之以副元帥西出也李京州緯國言於其姑
夫朴貞憲東善曰适必叛矣朴公怒呵之曰無妄言及
适叛朴公始服其先見曰汝何以知适叛李公曰當舉
義時适授北關節將辭行矣為其與於大謀徊翔門外
不即發及弘濟之會昇平後期不至諸公推适為大將
以號令軍中事以獲濟微适幾敗矣适既負大功其所
望固不少今但易西門之節而假以副帥之號此其心

必快〻所以知叛也 西溪集

丁卯虜亂鄭錦南忠信從體察張公西出余送之郊外班荊而語鄭曰北虜今来意在脅和須得和即去耳余時意不謂然後竟如其言蓋鄭習知虜情故也 谿谷謾筆

适之叛也安州牧使兼防禦使鄭忠信令肅川府使鄭文翼守安州而自詣張晩請從行晩責其棄城將罪而赦之竟誅适立大勲余嘗從容問曰公聞适叛棄城而遁何也忠信曰吾與李适交若兄弟国人皆知吾亦為文晦等所告幸蒙 上恩得免今聞适叛而我在寧邉近地為人所疑則我之素心無以自白於天日之下棄城

而逋者明吾本心而人自信之也逌旣誅晩勑西来諸
將俟　大駕還京迎拜於江上而忠信獨下啟来辞於
李時發〻〻曰諸將皆留公不可獨啟忠信曰以西路
將兵之臣不能即誅反賊使　大駕播越而逆兵入城
其罪大矣何敢自若有功者迎駕於江上退啟本鎮以
俟朝廷處分耳　上還朝聞忠信還啟特下聖旨召之
其明敏如此荷潭錄

金判書時讓丙子前獨能知胡冦之必来其時胡差多於
春秋出来一日金公之姪素以户佐来言明日胡差欲
出漢江洗馬將以該曹持帳幕供具先出待候矣公曰

汝須出待於三田渡胡差必不往於漢江矣佐郎殊未
信而翌朝試出待三田渡俄而胡差果馳到大驚曰何
以知我到此佐郎答曰此亦同是漢江故出待矣胡差
即托以馳馬馳十餘里至南漢城底而還佐郎歸問於
公公曰胡人有志於我国已久假托洗馬而欲知近京
保障地形勢耳聞者歎服 晦隱集
昭顯世子在瀋館清人將西犯貿與從軍及到錦州兩陣
相對矢石如雨 世子所處最當其衝從者死相續欲
移避數步則虜輒禁之輔德趙公啟遠在瀋時預具革
帀囊各數百枚而行人莫測其所用至是帀以盛沙積

於前輩以鹹水灌其上時當冱寒倏成氷城足以防矣
石泉皆驚服 行狀

孝宗辛卯日恒陰曀金滄洲益熙上疏引先正臣趙憲封
事有曰頑雲不解天日常陰是蓋 宣廟辛卯年間也
又引夏侯勝所言洪範傳語為戒因此謗之者譁然及
逆臣自點伏誅人始服焉 藥泉集

肅廟戊午尹鑴主 書山復位之論薦紳閭巷莫不為快
首相許公積猶以為難金公錫胄問之許公曰非為不
可但東西分黨之後其人敗則必并其言斥之此論出
於尹希仲他日西人復秉政希仲必受禍若與此事而

釐改之則其傷国體何如也吾心是其論而不為贊助者以是耳（雨谷漫錄）

許丈積少時家甚貧親戚遠来亦不得供飯也及至顯達所得恩賜盡散朋友且於所管府捐出剩餘接濟親舊待而擧火者常不下十餘人實有人所不及者而李相国浣獨曰古人食祿千鍾什九在外者謂以所得常祿分而與之也汝東專欲恤窮愛族不能遵守法度恵及親戚弊歸公家汝東終必以義氣見敗矣至庚申果驗（公私見聞）

鑑識

高麗侍中姜邯贊為人體矮耳小有一貧人容貌豐偉貧人整冠帶在前列邯贊衣破衣居下宋使見貧人曰容貌雖偉耳無城郭必貧人也見邯贊膜手拜曰廉貞星久不現於中国今在東方矣 慵齋叢話

太祖微時東北面都巡問使李達衷還京 桓祖出餞于野 太祖立 桓祖之後 桓祖行酒達衷立飲 太祖行酒達衷跪飲 桓祖怪問之達衷曰此子誠異人非公所及公之家業此子必能大之因以其子孫屬之後達衷之子犯死罪 太祖思其父之囑特赦之 龍飛

朴三宰錫命少時與 恭定大王同食而寢晝見黃龍在其傍顧視之則 上也由是友益篤及 上即位寵幸隆極十年爲知申事陞知議政府事兼判六曹事爲承旨時 上問誰人代君任喉舌朴公曰朝臣無可者惟承樞都事黃喜眞可人也 上用之未幾代爲承旨終爲名相 慵齋叢話

世宗在潛邸時與諸大君王子會宴於濟川亭時適有科擧遠方士子連絡渡江彌滿於渡口 世宗望見一儒生於稠衆中使人指示曰彼某色衣某樣人汝往招來

其人果承招來謁 世宗待以賓禮問其姓名居住對
曰玄錫圭家在嶺南某邑 世宗賜語繾綣設盛具以
饋其人跋涉遠路衣冠襤褸形容疲悴滿坐無不恠訝
世宗顧謂左右曰此間有處子者乎孝寧大君雅信聖
明對曰孫兒瑞原君有處子方求婚而門戶似不相敵
世宗曰自古豪傑之士多出於草野若是士家子決意
定婚瑞原遂納為婿玄公後登第歷敭清顯為時名卿
官至參贊 世宗於百步之外偶一望見能知達人貴
客大聖人識見出尋常萬萬矣 竹窓閑話
燕山新立朝野皆稱美主而佔畢齋金公宗直以老去位

還鄉〻人問今王英明先生何辭位而來佔畢曰觀新
王眼睛如吾老臣得保首領幸矣未幾有戊午甲子之
禍人皆服其先見 鵝城雜說

李相克鈞一見鄭文翼光弼以公輔期之時修 成宗實
錄李公為摠裁官鄭公官纔學正擢授都廳之任一委
編摩 日月錄

中宗靖国初鄭新堂鵬除校理未幾辭歸累除不起人問
其故荅曰强起赴朝頗有驚心之事不如退吾田里耳
又問之荅曰拜恩入闕有帶屛宰相背面前立余屛息
而立俄而回顧即洪景舟也聞其職乃賛成也余忽驚

心無仕宦也 名臣錄

中廟之喪 仁廟新即位華使見之將還語館伴曰爾王聖人爾國小邦不相稱也必不能久為爾君爾等宗無祿 鶴城雜說

鄭文翼光弼有鑑識薦用人必先視其容貌故所擧多至大官黃相憲初登第詣公邸公款待而饋以食辭去起送之視其背良久還坐曰貌豊而秀必至宰相觀其飲啖必速升而早敗背不及面當無子也黃後皆如公言 識小錄

鄭文翼屛食以其餘只給鄭左相惟吉鄭右相芝衍他子

第不得與焉李完成憲國少時以族孫往省公方飯熟視之食訖撤與之侍婢目笑曰彼亦有台鼎之相耶李其後以忠直受知 宣廟官至左相 識小錄

尚成安震世居林川其先不大顯其父察訪公筌仕僑居于長興洞口成安兒時率群兒嬉戲於街上鄭文翼光弼為首揆時見而異之令小吏挈来至其第啗以飲食極加稱賞曰此兒異日當坐吾座但避事少建白耳成安果登元輔在相位者十六年享太平之樂而女主臨朝故雍容養重一如文翼之言異哉 樂全堂漫錄

洪相國暹少時為金安老所陷受庭刑竄興陽安老敗遂

光顯其刑也有人言於蘇贊成世讓曰惜夫退之之止於斯也贊成曰此人必有前程宣遠郎其人曰何以知之贊成曰曩日課製灔澦堆詩結句曰清猿啼不盡送我上危灘如此詩句可知人休咎云竟入相黃閣二十年八十二卒詩亦可以占人窮達如是哉 晴窓軟語

徐公益與李相国元翼同榜及第方在長房之中李鵜溪與徐公為一家之人循舊例往見則徐公素放謂鵜溪曰此間有絶等蒙倛幸一奇觀仍招出李公曰此物是也李公素清羸破帽鬼服勞悴已極鵜溪鑑識甚高一見知其為国器傾許頗深徐益並與鵜溪而侮弄之後

徐公佖回外郡李公稚圭籍甚已為吏判朝夕將入相
徐公每歎曰塵埃中識人難矣李公位至領相勳封
府院君為国家倚重者垂三十年卒年八十八徐公官
至義州牧使年纔五十而歿夙抱高才其輕世傲物如
此 竹窓閑話

姜參議緖議改士尚之子也陽狂隱於酒人乎時方太平
李梧里元翼沈于下僚人未知奇每見輒曰國家有大
亂此人必爲泣而擔當人皆笑之至壬辰乃驗趙承旨
仁後金典翰弘敏俱有重名或問之曰趙何如人也姜
箕踞而答曰我之奴也金何如人也曰我之師也及

末年趙先性處事頗悖戾後始服其先見（荷潭錄）

公所與友者二人姜丞旨緒趙引儀忠男趙引儀托風啞隱於世者也與人絕言語時以嚬笑示人可否而已人莫知也方朋黨始起其所嚬者其人一一皆敗其所笑者皆以令名終（梧里遺事）

趙憲常言汝立必為逆及汝立之謀反憲自謫所蒙放而還諸士大夫相與慰賀曰何以知汝立之為逆乎公之先見不可及也憲曰吾非先見之明汝立嘗於榻前頗有不好底辭氣　上曰汝立多氣不合於近侍熟視久之汝立殊無惶恐之色及退沒階又瞪目回視而出無非

逆賊乎顧諸公未之察耳衆皆歎服 己丑記事

宣廟己丑傳曰故執義李敬中爲吏曹郎時當逆魁汝立盛有名稱知其無狀極力排之竟被論劾其先見之明不下古人其追贈判書賜美謚以褒之 松江時政錄

金黃岡繼輝少與朴啓賢李後民李遴話於槐院諸公請曰試言吾等之前程公笑曰君沃子修爲兵曹判書而子修後於君沃矣君沃啓賢字也子修後民字也又曰叔膺與魚瑄之同矣叔膺李遴字瑄之李瑄字也其後朴與李先後爲兵判魚與李皆以守陵官陞爲判書 行狀

有一相知問於李土亭曰公伯氏室迫生草期果有弄璋

之喜乎公曰昨得一男子是一国之大人也問何以知之曰聞其啼聲而知之其男即鵝溪也尹上舍浚有能詩聲公兄通禮之蕃極口賛之公曰尙終人之詩兄何譽之過通禮責其妄公笑曰後當驗吾言乙酉之禍果肆於市公夫人六十三歲生男名山輝亦知音一日有人来乞陳玄於公公彈琴山輝持墨而出一日又彈琴志在魯仲連山輝曰大人志在仲連乎公在牙山遘癘嘗嘔吐手擊銅匜令山輝聽之詭曰聲甚和大人必平安出門外頓足捷罰公果不起 吾泉雜記

高祖議政公爲黃海監司時尹相仁鏡爲都事公見其風

逆賊乎顧諸公未之察耳衆皆歎服 己丑記事

宣廟己丑傳曰故執義李敬中為吏曹郎時當逆魁汝立盛有名稱知其無狀極力排之竟被論劾其先見之明不下古人其追贈判書賜美諡以褒之 松江時政錄

金黃崗繼輝少與朴啓賢李後民李遴話於槐院諸公請曰試言吾等之前程公笑曰君沃子修為兵曹判書而子修後於君沃矣君沃啓賢字也子修後民字也又曰叔齊與魚瑄之同矣叔齊李遴字瑄之李瑄字也其後朴與李先後為兵判魚與李皆以守陵官陞為判書 行狀

有一相知問於李土亭曰公伯氏室迫生草期果有弄璋

之喜乎公曰昨得一男子是一国之大人也問何以知
之曰聞其啼聲而知之其男即鵝溪也尹上舍浚有能
詩聲公兄通禮之蕃極口賛之公曰何終人之詩兄何
譽之過通禮責其妄公笑曰後當驗吾言乙酉之禍果
肆於市公夫人六十三歲生男名山輝亦知音一日有
人來乞陳玄於公公彈琴山輝持墨而出一日又彈琴
志在魯仲連山輝曰大人志在仲連乎公在牙山遺癘
嘗嘔吐手拏銅匜令山輝聽之詭曰聲甚和大人必乎
妄出門外頓足提罰公果不起 芝泉雜記
高祖議政公為黃海監司時尹相仁鏡為都事公見其風

度槪遠視聽不凡淡加器重待之殊禮時海州牧使文
官有才望者歌者尹公乘醉面侮曰使相有何所見待
都事至此尹公曰吾亦不知時称長者之言議政公還
朝入銓力薦尹公始通顯路十餘年間驟升宰列爲京
畿監司其時海牧又爲廣州牧使低回舊秩心甚忸怩
謂人曰李政丞眞聖人也何以知尹公之遠到公捐舘
尹公已躋六卿極力護喪每於諱日備物助祭終身不
怠尹公嘗以領相兼管內外　中廟大漸之時進御藥
物必齋宿監劑然乙巳忠順之對得罪公論並削勳爵

成東洲悌元嘗居草亭李土亭来訪偕往申翰林遵美亭

申設小酌有一男子善謳者命歌之未畢一曲東洲遽

命止之送還其人於家座上莫知其然東洲曰聲極淒

咽似有喪故不可與樂也既而聞之男子母在遠訃音

是夕来云 魯西日記

宣廟己丑鄭教授磻乘醉来訪姜兵使德輝勸姜乞郡居

外曰不過數月朝廷大禍作不如遠遠避仍論白沙云當

作黑頭相不遠大陞其人入相時国家當大亂作相於

国事既去之後其將奈何必將搔首過日矣 白沙集

任疎庵叔英與洪姓老儒相善公嘗曰洪某不久必入邪

徑矣渠前日過我盛稱栗谷道學高明優於孟子渠安敢妄論先賢其意不過以吾輩尊尚栗谷要以此悅我其用心所在何所不至未幾洪交結李爾瞻得除金吾郎受其陰嗾潛放死囚事發幾不測爾瞻庇之得免遂為棄人 言行錄

金昇平瑬暇日造白沙公陪語公出示一幅畫曰此畫何如盖其畫乃畫一馬繫柳樹下且書所畫年月日于左右者也昇平視之似是手生者所寫對曰不知為善品公笑曰幸令公持去必推畫主以與之昇平敀揭其畫于壁上客至輒詢之名而莫能知其主一日天陰雷雨驟

至有闖門而入者昇平迎之座與語非素際也客熟視

辟畫曰此吾所曾見者也昇平問能知畫之者否客不

明言第欲得而袖歸昇平不許少頃侍婢進酒饌頗豐

潔相與酬酢而罷所謂客即　仁祖方爲綾陽君時也

昇平入問夫人曰吾家何有以此饌夫人曰夜夢天雨

甚傳說東駕來幸及至座與語一如今日客來之狀妾

心異之有此設耳自此往返情義密勿遂成中興大業

亦不知其畫出於何人也至反正後　仁祖置酒別殿

與諸元勳從容良久問昇平曰向時卿辟上馬畫得於

何人耶此予少時赝　先王命而寫之者昇平對曰臣

嘗爲故相臣李恒福從事因以得此又述其語大略既出抬李公子井男問其得之之由對曰 宣廟於末年賜先人私對且令諸王子王孫出見遂并示其所書及畫先人偏觀諸書畫獨得此幅而飲此其曲折也於是昇平始大悟公之傳畫意有所在云 南溪集

李澤堂植臨終書示兒輩以三觀法曰欲觀忠賢於無今世宰相貌樣之中取之欲觀豪傑於無今世名士貌樣之中取之欲觀文章於無今世科文貌樣之中取之 右

庵集

東平尉嘗言逢川素不喜新來進退之戲一時親舊登科

者皆不呼新來先親之登第旣設聞喜宴遲川來臨呼
令進退良久不止且令悉呈新來雜戲殆不堪其苦座
客咸異之蓋遲川見先親而器重之欲試其量度故意
作戲云 昆侖集

柳舍人顥善桐人與姜判樞栢年及他文官數十人同隷
承文院嘗會公座而姜公素多病羸弱若不保朝夕者
諸人字號戲之曰叔久今年不死明年必死安能久於
世乎舍人曰君輩勿輕視之在此座者盡死之後當獨
享晩福前頭不可量也諸人皆笑後五十年間諸人盡
歿獨姜公官至一品享年七十九 閑居漫錄

清儉

潘城君朴公雖出入中外位極人臣然素儉約敦睦俸祿皆分濟親黨故家甚貧一日 太宗釆訪立門前稍久公始迎拜 太宗怪問其故對曰臣適炊粟為食既已入口數嚥而不下以此不免少遲死罪 太宗嗟歎仍賜青門外鼓岩田若干畝至今子孫世守云 記聞

柳夏亭觀清儉自守數間茅舍處之怡如嘗霖雨經月屋漏如麻公手傘庇雨顧夫人曰無傘之家何以能堪夫人曰無傘者必有備公位極人臣而行蔵似匹夫人有來謁者則冬月赤足曳草鞋而出見之有時持鋤巡菜

圃不以為勞 太宗知公清貧如此命繕工監夜半設
把子於公第不令公知之又御膳賜之不絕 名臣錄
孟文貞思誠家甚狹小兵曹判書以禀事進去適値驟雨
處處漏下衣冠盡濕判書還家而歎曰相公之家如是
我何以外行廊為哉遂撤方搆之廊公性解音律常執
一笛日弄三四聲閉門不接賓客有禀事者令人開門
引接夏則坐松陰冬則坐房內蒲茵左右無他物禀事
者去即旋閉門禀事者到洞口聞笛聲則知公之必在
名臣錄
孟文貞思誠清潔簡苦不事生產飲食常以祿米一日家

以新米飯進之公問之夫人答曰祿米甚陳久不可食故借於人家耳公惡之曰既受祿當食其祿何事於借 戊寅記聞

金斯文命中　世宗朝文科官至通政居官廉槩嘗爲豊德郡守其遞還也家人撤衙內鋪席而來他日設諸中堂公見而始知之怒責之即束之將還適僚友見而止之曰還送無乃太露乎君既不欲留之寧遺我公笑而與之 松窩雜記

安政丞玹中明朝名臣也不受私與不通關節布衣惡食以守平生一日有客候其座公進飯惟黃藿以鹿醬爲

湯公不嘗而和飯客曰羹若不好奈何而不嘗先和乎公曰羹若不好客得已乎 名臣錄

中宗朝趙文節元紀以廉白超資崇政判金吾其陞嘉善資憲崇政皆以清見褒世未嘗有也靜庵之季父也 名臣錄

金慕齋與成右相世昌并直湖堂成公素豪富衾枕俱用紵縑極其華侈慕齋素窮約性且不喜奢布被木枕蕭然若寒士成公愧甚終夜不安寢抵明還家語夫人曰国卿若笑我之侈則我豈如是抱愧乎亟命易以樸素之物乃敢同宿 識小錄

李平靖公約東嘗為濟州牧使及其歸也只持一鞭既已
曰此亦島物掛之官樓島人寶藏之每掛於新牧上官
之際歲久鞭落邑人畫其跡於掛處以寓慕焉欲使後
人效其清德又於渡海時船到洋中忽傾回幾危公凝
然曰吾行無一物豈幕中人欺詭致令神明諭我耶初
本州將士輩以公曾薦儒將為貴一甲待公披甲之日
而恐公知之則必却潛付陪行褊裨俾於越海後銓告
矣至是皆以為江神亦不欲詭公冰操有此異事遂告
以案公投之水乃波定船行至今名其所曰投甲淵史
錄清白 輿地勝覽

明宗壬子賜宴廉謹人于闕庭一等樂各賜丹木胡椒有差其時參宴者自户判安玹至内贍直長金夢佐等十九人病未參者自大司憲李浚慶至軍器别坐安潛等十人外任被選者自會寧府使李榮至恭原縣監辛士衡等十四人各賜鄉表裡一襲 東皐集

先生入京寓西城内左相權公輒往見焉先生具飯待之淡饌薄味不可食而先生若啖珍味少無難意權公竟不能下著退謂人曰從前誤養口體到此甚可愧也退陶言行錄

東岳李文惠公安訥被選於清白吏嘗語人曰吾於蔚郡

按節豈能無所玷而但夫人不善治家使吾衣服飲食
居處服用之物不能為他人之觀美故見者認吾為清
白吾甚愧焉先輩淳宗不善名如此 公私見聞
元原平斗杓癸亥初為靈光倅嘗歷謁其師朴潛冶知識
朴公所居之室既陋坐下只有一藁席當夜將寢脫衣
直卧於其上時公行中寢具頗盛已入置一邊而目見
長者所為終宵竦然不敢解衣就寢潛冶勸令鋪設曰
年少之人視我必傷之後聞潛冶當壬辰亂後喪其母
葬不能備禮故平生自貶如是也 南溪記聞
光海朝營建宮闕士大夫多令家僮應役取雇直獨李贇

成直彦不肯曰營建謬擧也余終不能諫止忍復助成
其役乎禁不令應役 行状

仁祖朝臣下之有清操者輒加嘉奬李彦直以高年素節
陞拜賛成李元翼以官隮鼎爾茅屋窮居命京圻就造
瓦舍賜以布被素褥武臣崔震立以簡約擢拜工曹叅
判成夏宗亦以廉謹累遷為北兵使 誌状

李延陽時白世守清儉一日聞其夫人措置錦線方席大
驚令鋪蒲薦於庭下揖夫人共坐曰此是吾舊時所坐
也際會風雲濫升公卿懍〻危懼恐致傾覆蒲席猶不
安況於錦席乎夫人即毀棄之 公私見聞

趙滄江涑為臨陂守以竹皮為席名曰籜團欲贈蔡湖洲裕後以為草堂所鋪適湖洲子弟以尼覆草堂滄江歎曰尼家不合此物遂撤去湖洲極愧歎 晦隱集

仁祖辛未領府事李元翼處衾褥寢席備送因遣承旨存問承旨入來 上問其所居家舍如何對曰以雜木構成兩間草屋低矮挾窄不能成形其家屬所入之處尤為傾頹薄陋非人所堪居者且聞其所居之地是累世族山之下而傍無一畝之田且無數口臧獲舉家只以月給米僅僅連命云矣 上曰為相四十年數間茅屋不蔽風雨其清白安貧振古所無不可不表以著之令

該道營造正堂又令該曹賜以布被素褥以遂其所尚
公固辭營舍不獲命避之入居京城館洞舊邸 上命
別賜米饌 國朝典謨

奢侈

成廟鍾愛一王女嘗以倭真珠耳璫賜之宮中傳玩稱為無價寶子孫世傳尚今留存余嘗借觀之萬不及於今世之所宝者近世尚侈此可見矣 公私見聞

吾東方不產金銀本朝不行錢法只以綿布為貨近代宰相尹坡平弼商賈沈金孫綿布無慮千餘同甲子丙寅年間並罹奇禍 謏聞瑣錄

沈銓領相通源之從子也以椒親之勢驟典華要出牧大州以網利為事公語人曰我有男女十人不貪何以資生兩司論削其官 日月錄

祖宗朝風俗尚儉宮闕亦用五土丹青大内未免卑隘士夫家皆陋堂必向北以舊室之猶存者見之則可知矣四十年来權奸當国貪風大熾作室無不向南取明大者百餘架少不下六七十架鍊礎高柱飛簷聳漢丹雘必用真彩衣服飲食極其奢美至於下賤尤甚紗羅綾緞眩耀街巷婚喪之禮亦甚華靡未幾逢此大変士族民庶莫不播遷丐乞宮闕廟社與夫城中甲第一朝成灰蓬蒿滿目古人所謂奢侈之害甚於凶年者驗矣乱初宰相朝官得着三升衣則猶以為幸而一盂飯羮亦當大載近来一二年間紬緞之衣幾盡穿着而三升則

庶人亦恐之飮啗漸踵舊時奢習極可寒心 聞韶漫錄

朴承宗妾子以童丱遊於水落山衣服騎亭輝映岩谷見胡蔥作巢於山崖以蔚山半乾鰒魚截擲其巢以觀村人爭拾之狀蔚山鰒魚我東海味之最珍者也窮儒寒生得見猶未易而彼則視同瓦礫無所吝惜驕侈如此安得不亡乎 公私見聞

仁祖改玉日拜李元翼爲首相光海時權臣之有罪者將待公定其生殺其中一宰臣有寵妾以其所蓄珠復納公側室以丐命側室以告公々垂淚曰使臣下有此物其君安得不亡乎使姬妾着此物其人安得不死乎 公

孝廟丙申余入大内聞老宮人老璫輩所言則闕中奢靡視
祖宗朝倍加逺余婚禮之日又見諸公主服飾曰
祖宗朝王女則未有此等服飾云而近觀諸貴主家帳
御飲食服用不啻十倍於其時未知前頭更增幾許也
且記婚禮時尊貴家婦女赴宴者甚多而其中麟坪大
君夫人及淑安淑明淑徽三公主外無用繡鳳胸褙者
可見等威之猶存而今則士大夫家尋常宴席士人庶
孽之妻女亦着繡鳳胸褙亦可以觀世變矣丙申距今
未過五十年而以其時御室服御較之即今諸王子女

居處則大有所不及者矣 公私見聞

仁宣張大妃節用蓄積前世無比而其賜諸駙馬貂帽章服也如前期留意辛勤經營余輩聞自內措備之說者至過四五朔後始乃受賜服而入朝班則光艶特出於衆中在庭者莫不指點稱美故余知措辦章服之不易矣今則滿朝卿宰所着煖帽皆是唐貂衣服之奢華踰於昔日吾輩所得者豈辦備之路有易於前耶抑士夫之富饒優於內儲耶余不能知也 公私見聞

孝廟嘗以鍮鐵倣唐制造燭臺以賜諸公主當時稱其華美轉相借玩余家尚有其一而比之今制黃豆錫則不

但邑品之陋劣其制様之朴野見者殆欲嘔而不視亦可以觀習俗之漸侈矣 公私見聞

洪沂川命夏嘗啓于 顯廟曰禮書既定婚喪制禮申教中外而新豐府院君還葬時内出祭物豊腆大過宮中如此何以禁外人乎又曰今日入侍諸臣各自毁其妻女金鳳釵縟裳然後可禁小民之過制 左庵集

肅宗朝有女醫常以治夫人病往来士夫家一公子方名冊工六七人粧纊累千卷冊字女醫語人曰凡物多聚則必散嘗見務聚之家終莫不散故於所不知何人不然則從入官家公子之冊何其多也未久公子死於罪

財歸地府冊入芸閣同結錄

辭受

安子挺名應世號月窓又號煙波釣徒非義之食未嘗一接於口曰不義之財止於補家不義之食補五臟父母遺體不可慢也 秋江冷話

有僧獻生薑者先生不受曰汝賴此爲生理而吾無可償故辭之 退陶言行錄 有客有求而饋魚者先生却而不受曰我副君之求而受君之饋則近於貨也受君之饋而不副所求則豈安於心矧吾平日不欲以鄙瑣撓人之政其可徒受人饋乎 退陶言行錄

艮齋李德弘問孔子於朋友之饋雖至車馬不辭何也先

生曰無可辭之義然則先生何以不受金而精之驢曰古人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其人有父母在吾何受之後聞而精借諸其隣而納之不直可知

退陶言行錄

成悌元子敬爲報恩縣監成運先生居俗離山下先生搆草堂未葺子敬以官木手往畢其工成聽松守琛聞之語一儒曰縣監以官木手往役私家私家亦恬然受之何耶其儒以朱晦庵精舍事告之聽松曰必有是未安矣晦庵謀精舍安撫使聞之將以官力營立晦庵曰若然則吾寧不立精舍聽松此語與此正合

前言往行錄

栗谷先生在林泉日中不食子弟問其故答曰粮絶欲日中一食俄崔岦以載寧郡守送米豆先生不受子弟問曰粮絶却米有道乎先生答曰國法贓罪甚嚴與受同律我朝守令非國穀無他物大抵守令之贈遺者皆不可受也崔岦之少時友也若以自家私物周急則豈有不受之理乎 遺事

宣廟壬辰李賚成直彦以獻納扈從在龍灣湖南守宰有餉夏扇者公具陳自劾曰此何時也可通問遺同列為之竦然敬嘆 谿谷集

鄭松江澈壬辰自謫召還隨駕定州坐衙聽有宰相連姻

宮禁者在座掖庭人自內致酒食宰臣以讓公〻曰此乃公等所當喫大臣不可與即起避之雖平日不悅公者亦無不嘖〻吐舌文谷集

洪順庵舜福天資耿介志節清苦妻祖金孟錄嘗爲邑宰公偶過焉金曰君元來窮乏何無一物之求耶公曰官家之物公不當與我不當受金曰言則是矣些少贐行何妨於義乎公曰無已則蜂蜜五合狗皮半令足矣金即笑而副之及其歸家還之曰皮以鞍具慮有破絶之患蜜以長道慮有病暍救治之患今幸免此二患而留之於義不可故還送雖一事之微亦可見其操矣東儒

光海朝任踈菴叔英退居奉安驛村鄭岦爲關東伯過公宿見公飯粟曰君若以數束紙送我當推移塡簿收送價米使公喫稻飯公曰此所謂防納者耶鄭曰此營紙價也士大夫皆請受君無嫌也公正色曰輕納紙而重受米非防納而何故人久别相見可喜奈何以此事相勸鄭大慚名臣録

崔遲川鳴吉當國時柳琳以善事朝臣得名時爲統制使来謁公正色曰公以善事得名此甚未便吾家切勿他餉只送簡幅可也柳悚赧而退赴任後只送簡紙五十

幅

有一北邊武宰餉貂皮崔相鳴吉召其人還付責之曰歸語爾守此是昏朝餘風吾欲入啓請罪而今姑寬之後勿如是 昆侖集

仁廟癸亥李松郊彜爲廉察關東趙玄谷緯韓時知襄陽府見公寒甚遺以衣服公謝曰與公情義雖同骨肉職是廉問義不可受 明齋集

趙掌令克善謙虛好問雖不如己者悉以疑事咨之己有差過未嘗掩匿人或告之則喜而立改嘗曰大舜聖人也猶必舍己從人況衆人乎雖細事切不可自是而非

人也口不言貧窶亦可肯求於人雖曆扇筆墨之徼皆
然嘗曰人生所享豊約自有定分雖束手端坐終不怕
寒餓死也少時愛着韋帶從妹婿以半刺赴鍾城見其
裝有韋帶具而欲請之忽念此亦利心遂黙不言同録
其事而引上蔡屏去愛硯之說以自規遂不蓄韋帶

沈晩沙之源嘗語子弟曰吾爲弘文應教時往一僚友家
案有新曆百部我取數十部入袖曰可副鄕族之求僚
友心動面赤蓋欲還奪則不可仍與則可惜故也吾於
其時留之旣難取之又難趑趄罔措至今悔愧自是以

後人不與則不取汝曹宜懲吾以為戒也 公私見聞

顯廟甲寅右議政金壽興所啓士大夫大小之喪例有親知致賻之規而臣於去冬慘遭子喪親知雖有相問之義至於賻物則十歲前殤喪豈有此事忠淸兵使朴振翰乃以軍木一同致賻臣忝在大臣之位若非媚悅則必是探試情狀可駭即為退送而決不可置之令有司考律勘罪何如 上曰依為之 國朝典謨

臣及見前輩得聞其言則有云朝紳有與市井吏胥交好輒阻淸望今日朝臣祿薄不與此輩交好則無以為生故能自拔於頹俗者鮮矣以故此輩一攫罪罰請囑四

至極可寒心宜令兩司糾劾焉右庵疏

高士

世宗壬戌年間有一男子為賤者服釣魚於長湍石壁下其所釣必鱸魚得則持往人家易食明日又得則之他家亦如是不必盡其直人問其名則曰我鱸魚父也時時鮮文字語人或詰之則故亂其語似不解文然天寒則必去如是者三四年竟不知去處江邊居一士人為伯恭道云 謏聞瑣錄

俞先生孝通有子娶於皇甫政丞仁世俗娶妻其豪富者必以珍寶盛之函擔以先導為禮物多者至於三四函俞子亦以二函為禮皇甫氏捉函入對客開之皆書冊

也滿座愕然後皇甫氏謂俞曰婚夕之函何用書册俞曰黃金滿籯不如敎子一經婚夕之函何以不用書册乎 青坡劇錄

洪裕孫字餘慶號篠叢南陽吏順致之子涉獵經史放達不檢不爲科擧業不爲免鄕計家世淸貧或不裙而行南陽守蔡申甫以其能文放其役即步皈嶺南謁佔畢齋先生曰此子已知顏子所樂處爲人文如漆園詩涉山谷才挾孔明行類曼倩遊於寒暄一蠹秋江之間甚相友善以言得罪被謫 師友名行錄

成宗朝金寒暄爲佐郎時謂辛進士永禧曰觀今士氣正

如東漢之末朝夕禍起我則禍已迫矣請君遠遁鄉曲辛公引去稷山斜山下號安亭與南孝溫洪裕孫輩結為竹林羽士文章行義為一時領袖東南行過者無不禮於其門 景賢錄

崔猿亭壽城字可鎮自少有方外志年十九逃世遠游遍觀名山水一日靜庵諸賢方會話崔忽自外至長揖不拜急索酒即與之快飲曰吾乘敗舡幾溺心甚怖悸今飲之釋然也不辭經去座中恠之靜庵曰敗舡之喻指吾輩也顧諸君不知耳己卯後送書其叔父承旨世節勸乞外仕又寄詩曰日暮滄江上天寒水白波孤舟宜

早泊風浪夜應多承旨以其言上告即拿置極典 丙辰

丁巳錄并稗官雜記

成進士聃壽有至誠高識屛居父墓下布衣麤食處之晏如未嘗一至京師亦不以世族名胄自著故村人視之如田夫也其姪夢井觀察京圻巡至卒州下令歷拜州人無有識其所在物色然後得之及至其門草屋蕭然不蔽風雨土床容膝坐客無席夢井歎息而去還家送方席十箇聃壽揮而去之曰此物不合貧賤之家也 牛溪集

成聽松守琛字仲玉丁父憂守墓三年日三上食躬執饌

具晨起掃塋域焚香拜跪暮亦如之每値忌日先期一旬齋戒事母至孝己卯之士聲聞太盛先生憂之遂閉門不事科業家在白岳山麓於園北松林中築書室扁曰聽松獨處其中日誦大學論語手書太極圖以玩其造化之原卜居坡山牛溪扁其堂曰竹雨宅邊樹桑柘不使養蠶曰使余扶杖倘佯其下綠葉成陰清風徐来如是足矣好看淵明詩且悅其為人有曠世相感之意臨終授其子治喪之禮且曰銘旌書初授主簿及奠司諫院啓請特加卹典 上賜槨一部且命畿伯賻米粟給役軍 行狀

成守琛號聽松弟琮號節孝先生人謂聽松似鶴節孝似

鸞云 日月錄

秀泉副正名貞恩字正中號月湖又號嵐谷爲學先理而

後文爲詩先格而後辭爲德先内而後外行身不以尊

壓人如最貪伎士然善彈琴聽者無不涕出叅判金紐

曰手段正如澗邉梅花格即梧里之祖也 師友錄

趙龍門昱字景陽年十餘泛舟漢江文士多會令作詩即

曰青山面面立漢水悠悠下峩洋山水間誰是知音者

一座驚歎己卯禍作詞而悼之曰雨雪交紛兮陰霧凝

平路險隘兮山崚嶒下土茫茫兮不見 鳳鳥翩翩兮

兮焉可憑蓬叢棘林兮萬里思飛騰自此有隱居之志

嘗過文獻書院諸生請題名公只題一絕曰客路棲〻

久未還天教着盡海西山不須姓字留書院羸得狂名

滿世間　明廟朝與成守琛曺植以德行聞特授主簿

名臣錄

許草堂曄嘗於七月往就徐花潭敬德家則云往花潭已

六日即往潭墅則秋潦方漲不得渡一夕湍稍減僅涉

而至先生方皷琴高詠許公請炊夕飯先生曰吾亦不

食可並炊之僕入廚則苔滿鼎中許公恠問之先生曰

阻水六日家人不能至吾久廢食故鼎必生蘚也仰覩

其容了無飢乏之色 識小錄

金安老當國深忌徐花潭名重心欲害之見詩窓谿迎風足庭空得月多之句乃曰不過自修之士忮心遂止 五山說林

鄭北窓磏字士潔順朋之子也生而神異天文地理醫藥卜筮律呂筭數漢語及外國語皆不學自通亦解鳥獸音雖千里外事有不念念之即知十四隨其父朝京有琉球使臣亦異人也在其國以易數推之知入中國遇真人沿路咨訪見先生不覺下拜出示小冊子記某年某月日入中國遇真人曰所謂真人非公而誰曰請學易先生即以琉球語教之諸國人在邸館者爭來見之

先生各為其國語應之如響皆驚駭稱以天人性不喜
肉善飮酒數三斗不醉甞臨金剛絶頂作嘯聲振岩壑
山僧驚以為笛聲朝廷薦為掌樂主簿觀象監惠民署
教授為抱川縣監棄官皈楊州掛蘿里當其父上變時
力諫不聽又為其弟礩畫害處外以終坐化于　明宗
四年〻四十三蓋其悟類禅其跡類老子其教人一以
聖人為宗世傳先生〻而能言又白日無影云其弟碏
字君敬號古玉小北窓二十七歲從凡得修煉之學獨
居三十六年不近女色嗜酒聒詩善風鑑深於醫方不
求進取年七十二亦微病坐化　本集互眉叟記言

退溪常戒子寯勿用碑只以小石題其前曰退陶晩隱眞城李公之墓南冥曺植聞而哂之曰退溪不足以當此號也如我輩稱爲隱士猶有愧也 東閣雜記

曺南冥植尙節義有壁立千仞之氣隱遯不仕爲文章亦奇偉不凡如請看千石鍾非大叩無聲萬古天王峯天鳴猶不鳴不徒詩韻豪壯亦自負不淺也獨恠其一傳而仁弘做得許多刑殺壞了百年倫紀爾然龜山之於陸棠奈何乎哉 象村雜著 星官南師古嘗語人曰今歲處士星無光不久而植卒 栗谷日記

李土亭之菡禀氣異常或冬日赤身坐烈風中或十日絕

飲食不病一日飄然入濟州〻牧迎置客館擇美妓薦
枕指倉穀謂妓曰爾若得幸於李公當賞一庫妓異之
乘夜納媚無所不至竟不被汚其於世上芬華聲利淡
然無所好金繼輝謂李珥曰人或比馨仲於諸葛亮何
如珥曰土亭非適用之才豈可比諸葛亮比之於物則
是奇花異草珍禽奇石非布帛菽粟也之菡聞之笑曰
我雖非菽粟亦是橡栗之類豈是專無用處乎栗谷日記
明廟朝晩年徵經明行修之士叅仁李一齋恒報恩成大
谷運山陰叅奉林薰尚州進士金範京居生員韓脩叅
奉南彦經皆除六品南冥亦在召中譏一齋曰恒也乃大

倘賊也我為汝大倘輩所引隨見於供辭中者也當六條人命召時議者以為當今林下之賢無如曺某請並召故南冥向一齋善謔也 清江瑣錄

成大谷運生有美質早脫世網遯居報恩俗離山下年八十餘卒詩如其人冲澹閑雅如春服稱身雙袖短古琴便手七絃長十年嘗盡山中藥客到時聞口齒香其送曺南冥植詩曰冥鴻獨向海南飛正值秋風落木時滿地稻粱鷄鶩啄碧雲天外自忘機如此者甚多 象村雜記

成渾嘗訪崔永慶扣門良久有赤脚小婢出應門入則芳草滿庭俄而永慶出布衣破履寒色蕭然而其容嚴重

有不可犯者坐而語無一点塵態渾甚悅既退語于白仁傑曰吾見某人還時忽覺清風滿袖矣栗谷日記

成石田輅少與鄭松江契松江敗後遂棄世鰥居數十年惟逃於酒一蓑一簑常不完或入城則必騎牛持杖閉目扮作瞽狀雖遇宰相不避一日大醉在䭾薪牛上過鍾街李判書廷龜過去使開目揮杖曰聖徵何往駐輿久立致殷懃而歸行路驚異盖奇士也嘗有詩曰白髮平涼子生涯爛醉中世間知我者唯有主人翁樂全漫錄

豪放

太宗丙申年重試吏曹正郎金赭與兵曹正郎梁汝恭同入試塲梁能文而金豪俊梁日夕成篇金謂梁曰汝之鄕生得爲兵曹郎官足矣就奪卷子改書名而呈之金遂擢壯元 慵齋叢話

林亨秀字士遂磊落軒昂氣盖一世且有文武才嘗與退溪同入書堂醉輒浩歌賦詩呼退溪字曰君亦知男子奇壯事乎先生笑曰第言之曰大雪滿山着黑貂裘腰帶白羽長箭臂掛百斤角弓乘鐵驄馬馳入澗壑則長風生谷萬木振動忽有大豕驚起迷路而走輒發矢引

灡射殪拔劒屠之斫老櫟焚之長串貫其肉炙之膏血點滴踞胡床切肉啗之以大銀碗滿酌快倒飲至醺然仰見竪雲成雪片片飄拍醉面此中風味君豈知之君之所能者只翰墨小技耳曰擊節大笑退溪每誦其言歎其為人曰奇男子也死非其辜咄咄不已權忠定撥在謫所聞林死呼酒滿酌痛飲數椀曰此子亦死失聲而哭 鵝城雜記

林錦湖亨秀臨命時請於刑官曰朝廷賜以自盡不必仰藥寧許就經也刑官聽之遂入室穿壁使羅卒自外引之既而羅卒入見則一枕貼壁而錦湖偃臥於一隅拊

髀而笑曰平生善謔今日欲終竟矣遂就經此雖非莊士家法而亦可見公之豪爽氣槩矣又與文純公同在湖堂偃狎談謔無所不至文純每只曰反消傍人曰彼所不堪何乃至此錦湖曰非我如此則其孰敢焉然吾終不謂景浩爲姦邪豈不賢於東坡耶一座大笑 左菴集

林白湖悌遇一儒生於漢江同舟而濟適諸名士大會於濟川亭白湖謂儒生曰彼中多有相識者願共入見也旣入無與寒暄者一坐相與目笑白湖曰諸公笑我乎因指儒生曰此公之可笑有甚於我其儒生大怒拂衣而去諸公奇白湖之卓詭皆與之願交 左菴集

吳西坡道一㓜時逐童隊遊戲壯洞水閣時諸名官會集見吳容貌問曰爾乃誰家兒答曰吾乃楸灘之孫公輩不知灘爺耶諸人異之問能作詩否答曰若飮一大白則可矣卽擧觴屬之以三韻應口對曰樓頭醉卧吳挺一松下吟詩柳道三諸人責用長者名吳答曰吳挺一柳道三相會出韻三字安得不爾一座悚然又有一句曰雲愁九疑月千古水滿三湘秋萬里趙松谷復陽大奇之竟有東床之選 玄湖瑣談

聰明

金直提學汶博通經史尤長於史學資治綱目通鑑皆磊落載腹人有問歷代故事者應聲對曰在某卷第幾張百不一失　世宗朝撰訓義公之功居多國朝以来史學以公爲首　世宗眷遇日隆早卒不大施　筆苑雜記

趙文貞公庸聰敏一覧輒記少時聞一書生得元朝策文秘之文貞求見生不許文貞更往求之則生爲借三日公一覧盡記如期而還生以謂偶熟此亂抽諸策令誦之亦如此生曰如公者雖張巡不能及也　筆苑雜記

鄭大提學招聰明絶倫凡書籍一覧輒誦科擧已臨期浪

遊不少止一日抽六經簡帙一回過眼掩卷不再讀至講論時說盡奧趣應荅如響甞在元帥幕府軍卒數百人一見皆記其面而知其名人皆服其神少時見僧讀金剛經乃曰彼經可一覽而誦也僧曰君若能誦則我辦盛饌君若不能則君辦盛饌相約訖援枹擊鼓誦之如流至半帙僧遂逃走 慵齋叢話

洪文匡貴達一日到蔡仁川壽家飮酒同醉到夕醉醒乃曰今夜我等爲少年事不妨蔡許之二人同誦小微通鑑不錯一字至曉乃畢曰吾等少年之聰老而不減相與笑之盖古之爲文者雖緣性質之聰敏而必熟讀成

誦然後乃大成爾

鵝城雜記

夙成

金時習字悅卿離胞八月自能知書語遲而神驚臨文口不能讀而意則皆曉三歲能綴詩五歲能屬文號神童許相國稠訪之曰余老矣其以老字作句應聲曰老木開花心不老許擊節曰此所謂神童也 世宗聞而召于代言司命知申事朴以昌試之曰童子之學白鶴舞青空之末時習對曰聖主之德黃龍翻碧海之中朴抱于膝上作詩甚多傳旨曰予欲親見恐駭人聽宜韜晦教養待年長學業成就將大用即賜帛五十匹使自運去時習遂各綴其端曳之而出由是聲震一國稱以五

歲而不名 栗谷集

尹孝孫 成廟朝人兒時能屬文其父爲議政府錄事淸晨往剌相公（朴元亨）之門閽人辭以寢不爲通日晩飢困飯家謂其子曰余以不才喫辱至此汝須勤業毋如爾父也孝孫書其剌尾曰相國酣眠日正高門前剌紙已生毛夢中若見周公聖須問當年吐握勞翌朝其父不省又往投剌相公見其詩即引入問曰是爾所題否其父驚懼失措審其字畫乃孝孫筆也乃吐實相公令召孝孫至則穎悟不凡極加奬歎時相公有小女方擇婿入語夫人曰吾今得佳婿矣夫人不可曰我女豈可與

錄事兒為婚相公不從竟婚其女孝孫後登科官至判
書 芝峯類說

趙靜庵八九歲受學於金寒暄門下一日寒暄以猫兒偷
取脯脩謂其婢使不謹守視盛氣詬罵不已盖將為大
夫人甘旨供也先生徐曰先生為親之誠固至矣但猫
自無知婢亦非故犯先生以此過用血氣恐未安寒暄
驚服曰汝以童稚来學於我〻反學汝終日歎賞云 畧
翁謾錄

金河西麟厚六歲客指天為題公請韻以呼曰形圓至大
又窮玄浩〻空〻繞地邊覆燾中間容萬物杞國何為

恐頫連趙相國元紀之觀察湖南也公甫八歲致見而
異之提携撫愛常置膝上相國占聯曰信宿完山飽梨
園之風景公應聲曰滯留豊沛饜梅亭之月色相國又
曰兒即詩筆杜白王羲筆公曰先生處事召吉延壽群
又有五百年之期已過天必待聖人之興數千載之河
方清地應生命世之傑之句又令製詩賦長篇句々驚
人相國以長城奇童天下文章爲題使一道儒生製之
又欲試其器量令官妓抱往教坊管絃轟騰眼餙眩轉
略不動容相國列書錢穀筆墨以示之曰其從汝所欲
言之公即援筆以書曰庸童欲陳玄管城子自是名膾

人口 名臣錄

徐花潭開城府人母嘗夢入夫子廟生公天資穎悟特出幼時受書傳於怜儒至朞三百大文便踰張而去花潭問其故怜儒曰本不可知非但吾不學舉世鮮曉者人皆不讀花潭回自思曰若宲不可知先儒何用載在經傳回請學其口讀諷誦不知幾千遍自然通曉或云精思十五日通之云 前言往行錄

鳴谷李公山甫兒時與羣兒戲氷上跌足折齒羣兒惧為父母所譴責謨所以飾辭者公曰叔父嘗以不欺見教吾當以實對叔父即土亭先生之菡也後土亭聞公與

羣兒語者稱歎不已名臣錄
李月沙廷龜生八月學語知文字六歲姆抱坐門外見醉
人過前橋時楊花飛笛聲起公言其事言如歌曲公之
父曰汝能以此爲詩句乎公應口對曰扶過小橋外楊
花爭亂飛何處數聲笛吹來醒醉耳世稱神童行狀

儀容

許文敬稠簡嚴方正自幼銷瘦如削肩背傴僂嘗判禮曹定上下服色儀制截然有分市井輕薄子深嫉之號曰瘦鷹宰相盖鷹肥則颺去瘦則思搏禽也筆苑雜記

成直逸侃字和仲為人貎不揚集賢殿有燕會必邀和中為座客由是士林謂貎醜者為座客時玄四宰碩圭貎陋嘗以議政府舍人詣一大相宅婦人自窓隙間窺而笑之成以翰林亦進其宅婦人不覺失聲曰前日舍人雖陋而如人今之翰林不似人形安得而不笑 世祖嘗策士見成笑曰汝雖才貎甚陋他職則可承旨地近

必不可也至今謂成爲御覽座客 青坡劇談

金安老丰姿端妙終日端坐不動望之如冠玉脫所着衣服則無一摺痕但擧眼時妖態可掬識者預知其爲人及其敗露果然 鵝城雜記

崔演之能文章姿容都雅有岳湛之美二十三登第諸公見而愛之其爲書堂弘文悉以貌也 靖陵亦以丰儀爲賞嘗夜對連日內官稟其數數 上曰吾欲見崔演之容也盖公方爲修撰云 識小錄

金昌協仲和昆弟皆仰腦行步之時兩肩似若向後其外祖羅海州亦然盖其賦形有自而然也 近觀壯洞章重

輩坐立進退之際脇仰肩反洽似仲和然皆不如仲和之天然也仲和仰胷如古人傴背受於賦形之初而强制其親遺軆欲效而似之此其可笑甚於掩鼻而效洛生詠也 壽谷集

謙退

成宗朝李克培爲兵曹判書克增戶判克墩禮判克均監司一時諸兄弟布滿要津克堪早卒子世佐登科堂上直拜大諫路遇主簿崔融不禮之論照笞四十叔父克增克墩以先生怒者爲非伯父克培以世佐不禮爲非

野言別集

中廟朝任四宰由謙以特進官任樞以副提學任府臣以都承旨任攉以掌令任柄以修撰俱入侍權叉侃侃論人過失四宰出謂諸子曰吾家極盛滿入侍者十二人吾父子孫居其半權又喜斥人不敗而何愀然不樂者

久

洪文僖公彦弼爲領經筵子景憲公暹爲知經筵一日館吏來請明日入侍公偶然許之曽不思文僖公之入也翌日詣闕則文僖公先入見公之入多有不平之色公不勝悚悶而無可奈何東西作頭相對入侍矣及退文僖皈第始稱疾病不使謁見而歎曰父爲領經筵子爲知經筵非徒所見盛滿自 上以爲如何父子之榮極矣吾爲此懼 家談

壬子式年朴謹元仁元堂兄弟也同講經及第朴啓賢從姪也以直赴殿試亦上第武科李元成謹元堂娣夫也

一家四人同設慶席衆賓成集桂花燦爛見者榮之朴二相忠元啓賢之父也把盃謂之曰吾一家太盛而不可不小心處也仁元輒曰各以其才取第出於分内事有何盛乎忠元聞之甚不樂厥後三人或陞宰列或至堂上仁元獨不達官止礼賓正早沒寄齋雜記

宣廟壬辰李月川廷馣守延安盃戰却賊其報捷之啓只言賊某日圍城某日解去一無張皇語議者以為却賊易不伐功尤難名臣錄

南章簡公二星以詞翰鳴於世而尤長四六丙午秋以吏曹正郎選嶺南御史未還而重試之期在九月晦衆議

皆屬望於公以爲今番壯元仲輝當占公聞之在道遲回故徐其行過試後始復命其謙挹之風非長德君子何能爲此仲輝公之字也

壽谷集

愼默

先祖龜亭好酒多大略然謹言語未嘗少失好與客着棋終日不倦客問其故答曰生人有氣必有言語有言語則不及朝廷鮮矣終日着棋則可以避言諱也人服謹愼 秋江冷話

黃翼成喜少時見田父以黃黑二牛耕問曰二牛孰勝田父不答追至山回路轉處密語曰黃牛最勝公曰何不即言田父曰彼雖畜物而五臟與人同故能解人語不忍長短於牛之所聞也公平生服膺不妄語人之是非

名臣錄

尚相國震爲人寬厚度量弘大平生未嘗言人過一人短
一足客以爲言震曰客何言人短處宜曰一足長當世
以名言稱二相吳祥少時詩曰羲皇樂俗今如掃只在
春風盃酒間震覽之而歎曰余嘗多吳生以爲終大成
何其言之薄耶卽下筆改之曰羲皇樂俗今猶在看取
春風盃酒間四字之間氣像懸絕宜夫吳之名宦下尚
一頭地也 於于野談

權習齋擘少日與安名世尹潔同榻相得歡甚及二人以
無關鍵取禍死公遂括囊不言在一家亦不與人談笑
終日看書而已崔瀁崔洛兄弟以隣生受學殆一年不

問其名及登司馬榜乃知其為誰某用是官不大顯而七十四終不倦少日嘗見公來見先大夫主人問之乃荅言否則終日穆然而已其篤守如此 識小錄

退溪先生人有質問則雖甚淺近說話必留意少間而荅之未嘗應聲而對先生雖文字言語之間未嘗有戲褻之語 語錄

金芝軒時獻邃於易學眼高一時雖號為知易者未嘗許也辛卯歲以兵部郎鎖直禁中劉節度克良亦以衛將入直一夜設危酒食生棗脩鷊曰及萬物生植之理劉縱談陰陽變化之妙達於天地有形之外其說不窮芝

軒大驚服醉不能盡其說晨起往叩之則劉驚曰寧有是哉醉裡狂言醒不記也吾武人安知易理終不肯言壬辰劉死於臨津之戰艾軒晚年每惜其奧義不傳歎息不已 荷潭野乘

趙月川穆在山林未嘗談當世之事人或來言則曰在山林則當作山林之語時事何與焉 東儒師友錄

完南李相國厚源論人論事非目覩耳聞則未嘗向人啓口或言某人有某事某人有某言或毁之或譽之則相國輒曰汝親聞而親見之乎人曰得聞傳者之言耳相國曰不親見而親聞則何向人說道耶 因繼錄

近世士類顯言　世祖朝事不知有諱此某所大憂曾見公擧俞應孚權近二人化方論之不宜如此從傍伺隙者若藉此爲說則當有一網打盡之變甚可惧以義言之祖宗之事不可顯言孔子以昭公爲知禮此可見矣

退陶言行錄

後進登先進之門主人雖是可信其門下賓客皆可信耶故於一投足一開口之間不得擧則必得毁得毁固可畏得譽更可憂古人戒後進之言曰今日人主前得一奬明日宰相處得一譽因而自失者多矣此誠切至之論

退溪集